陳學士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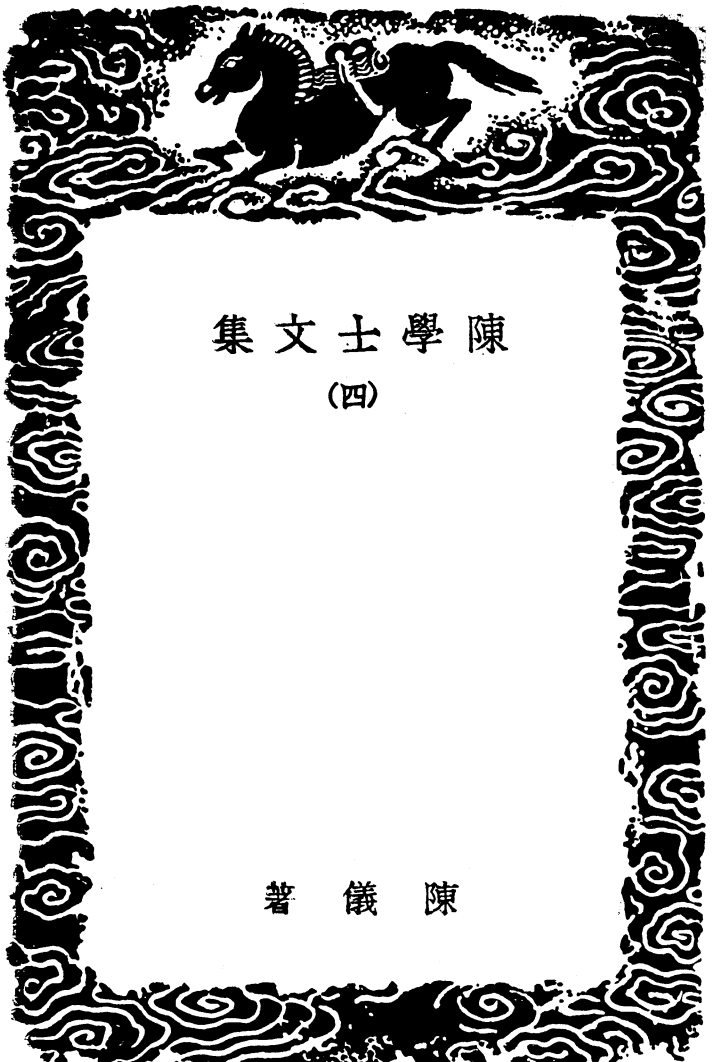
四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陳學士文集

(四)

陳儀著

陳學士文集卷九

論

河圖陰陽老少進退饒乏論館課

河出圖陰陽呈數天地之道聖人之權行乎其間奇之陽也耦之陰也兩行而互宅陽稱於一啟於三以七而盛以九而窮而陰卽生乎其盛乘乎其窮是陽再進而陰已在其內矣陰伏於二壯於四以六而老以八而極而陽卽生乎其老乘乎其極是陰再進而陽已在其內矣陰在內者陽之退也陽在內者陰之退也然皆及陰陽之盛時是以進爲退也陽左行乎陰之中至南始得其位而出陰之外陰右行乎陽之中至北始得其位而出陽之外陽窮於九而一生於陰位陰窮於八而二生於陽位如環無端此天地之道所以無間也一生而六成之二生而七成之三生而八成之四生而九成之生於內成於外如物有偶此天地之道所以並行也然奇者命之曰陽耦者命之曰陰於奇之中而命一與九爲老三與七爲少於耦之中而命四與六爲老二與八爲少則皆聖人命之也聖人以爲有陽不能無陰而陰之數倍於陽欲使陽常處饒陰常處乏故陽三進而始窮陰再進而已老使老陰退處無用之地而八之少陰同三之少陽合而得配此扶抑之微權所以作易以持世道人心之大機也

學顏子之所學論館課

效性而動謂之學學不至於復其性之本然是猶未學而已矣聖門弟子七十人獨薦顏淵爲好學由之勇賜之知求之藝皆世之所謂難能而可貴者也聖人未嘗以好學與之豈其所學者各得其質之所近而於其性之本然者猶未復歟周子言顏子之學既稱其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因爲學者決學之趨曰學顏子之所學斯誠有契於聖人之指矣聖人欲人學以復其性必先化其質之所偏故勇如由智如賜藝如求雖稱之各當其能而多致其裁抑之詞恐後之學者不惟性之復而惟才之務雖學之終身卒與道無與卽以三子之賢得聖人爲之依歸而性與天道之聞猶戛戛乎難之況後世去聖人浸遠各以其意之所安爲學之所嚮縱有英達絕人之姿而其所成就者有限自孟子而後漢唐諸儒極其能事不過事功才氣之末而性命之旨無聞焉周子出而探聖學之眞源闡絕學之要指太極之說昭然揭性體以示人而通書之作廣其義而博其趣故言學斷以顏子爲法夫顏子之學復其性之本然而已矣性之體則中也其發則和也學者不知涵養其未發之中則睹聞之先已有偏倚感物而發過差失節喜怒哀樂乘於私意而不自知雖欲不遷不貳而不可得其於仁也遠矣如是而言學雖終身學吾不知其所學者何事也中庸言君子戒愼恐懼雖不睹聞猶不敢忽斯非涵養其未發之中歟所謂依於仁而怒與過已澄其源矣愼獨於隱微推之應物之際無少差謬何至違仁於顯有所謂怒而遷過而貳者此卽顏子之學授之夫子而子思傳之孟子繼之周子尋墜緒於千載而發明之者歟學者可以知所用矣

禮理也樂和也論館課

昔聖人遠而禮樂之說不明。後儒率以爲太平之彌文。治定功成。而後制作之。以示崇增美。故曰。禮樂非百年不興。吾獨不知百年之前。其所以成功定治者。出於何道也。夫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苟求其本。然後知其爲天爲性。爲道爲教。爲聖人所不得已而作。而非故爲是繁委飾治之具而已。周子曰。禮、理也。樂、和也。旨哉。可謂知本矣。天生人而命之性。故有物必有則。其端視聽言動。其倫君臣父子。其感而發也喜怒哀樂。莫不有其當然而不可易。自然而不容已者。當然者。理也。自然者。和也。聖人因其當然而禮以生。因其自然而樂以成。今夫孩提之童。喜而笑。怒而啼。持以手。行以足。愛知親。敬知兄。教之拜起坐立。則居然拜起坐立。此何嘗知有禮樂哉。聖人曰。其體則禮之體也。其情則樂之情也。秩之而節文詳焉。宣之而聲容備焉。密其數則進退俛仰。大其施則朝廟邦國。精其說則天地鬼神。庸其事則飲食男女。禮經之而樂緯之。禮別之而樂通之。使人各安其當然而不可易。各得其自然而不容已。無一事一時而非理與和。則無一事一時而無禮與樂。以之治心而心平。以之爲政而化洽。施之天下國家。無所往而不當。此二帝三王所以脩己治人之善物也。自周之衰。爲禮樂之說者。切切於文物聲明器數之末。而忘其本。及秦壞王制。並其末而亡之。漢人不知以禮樂致太平。而謂禮樂爲太平之極軌。卑論儕俗。而不敢議復。嗟乎。豈知其爲理與和哉。苟知其爲理。則天下不可一日無理。知其爲和。則天下不可一日不和。孜孜講求。惟日不足。何待百年乎。惜乎其未聞周子之說也。

樂本乎政論館課

樂也者。生乎聲也。聲也者。生乎氣也。氣也者。生乎心也。心之所感。氣至斯作。而物來應之。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哀心感者。其聲焦以殺。有不自知其所以然者。然則人心其樂之本乎。而濂溪周子。以爲樂本乎政。蓋嘗求其說矣。人各有心。而哀樂不能以自主也。政實爲之。今有比閭而處者。其家富以完。御其人者寬以逸。則臧獲僮客。皆于于其容。喁喁其聲已。而視其鄰之人。呻呼愁嘆之勿絕也。則畜之者蹙而御之者迫也。以家例之。國亦宜然。以國例之。天下亦宜然。昔季子札觀魯樂。論十五國之風。貞淫儉奢。皆若入其俗。行其野。親接其士女。無他。以其政考之。而知其當然也。強國之政夸。其人心驁以辟。故其聲囂。弱國之政煩。其人心懼以思。故其聲促。亂國之政慢。其人心慆以淫。故其聲靡。治國之政簡。其人心靜以舒。故其聲平。然則政之應在心。心之應在氣。氣之應在聲。樂也者。政之聲也。則政也者。樂之本也。今有御琴者。調絃撫節。操先聖之遺音。雍容雅奏矣。而忽有觸於其目而動乎其心者。則手與器之間。劃然變之。而況乎朝廷之上。刑賞之大。操人心哀樂之原乎哉。是故咸池之奏。軒轅之治譜也。簫韶之音。虞氏之風謠也。立乎千古之下。而聞其聲。想其風俗之美。恍然陟其庭。見其君若臣之相與委裘正笏。意諭色授。而舉而措之也者。此子貢所以等百王而莫之能違也。周子可謂知樂之本矣。

一故神兩故化論館課

一陰一陽之謂道。道可謂之兩乎。陰陽可謂之一乎。一無體。有體則不能神。兩無方。有方則不能化。不神不化。不可以爲道。善言道者。見一於兩。見兩於一。忘乎兩與一。斯遇夫神與化。張子曰。一故神。兩故化。斯

言得之。其所謂一合兩而一之也。非有所爲一也。有所爲一。則一而已矣。一何以神。其所謂兩分一而兩之也。非有所爲兩也。有所爲兩。則兩而已矣。兩何以化。張子之意。蓋謂兩之神。神於兩之能一。一之化。化於一之能兩。陰陽相體而不測。不測則神矣。陰陽相待而不物。不物則化矣。是故一藏於兩。一不可名。神藏於一。神不可見。張子於兩之非兩者而見一焉。言之所以窮神也。兩生於一。兩不可睹。化生於兩。化不可窮。張子於一之非一者而見兩焉。言之所以達化也。天地萬物。皆待化以成體。而化本於神。神本於一。一者。所以立命也。天地萬物。皆待神以成始。而神乘乎化。化乘乎兩。兩者。所以正性也。若張子可謂得性命之情者矣。

湛一氣之本論館課

人生於氣。而役於氣。若馳若驟而莫之能止。凡有所爲。無非氣者。無非氣矣。我安在耶。天載我以形。而生我以氣。生我者適以役我。則氣之牿性也甚矣。氣之生。豈端使然哉。請尋其本。張子曰。湛一氣之本也。試申之。今夫水激而爲湍。揚而爲波。沸而爲濤。洄而爲洑。當其衝擊奔怒。不能自止。雖水亦不知其所以然。然而水之本未始爾也。涵之在泉。澄之在淵。湛然一水而已矣。非有爲湍爲波爲濤爲洑者之設乎其內也。唯氣亦然。人生而靜。其有氣也。如未始有氣也。如未始有氣者。氣之湛也。其未始有氣也。其止有氣也。其止有氣者。氣之一也。湛則虛。湛則明。湛則靈。合虛與明與靈。而畢含於靜。故湛若。一則純。一則專。一則寧。合純與專與寧。而總極於冲。故一若。惟其然也。故可以載維皇之衷。故可以受萬物之備。故君子持之

以戒慎恐懼。以養其未發之中。故聖人主靜。立人極焉。由是而帥於志。充於體。暢於四肢。發於事業。浩然塞於天地之間者。皆是物也。流行而不可禦。充周而不可窮。而所謂湛一者。一如其本然而已矣。世之人昧於攻取之欲。以爲氣之固然。而甘爲之役。是猶撓水而濁之。激水而怒之。搏水而躍之。及其奔逆橫流。則以爲固然。無足怪。是豈水之本也哉。

極其大而後中可求論館課

不偏之謂中。無窮之謂大。定大之體。中無不周。盡中之域。大無不適。二者異名。而不可相無也。而求中者。必先之大。張子所謂極其大而後中可求者。請得而申其說。今夫天之體。若此其無窮也。可謂大之殷也。而測天者。定天之中。必合周天而計之。無不適均焉。夫中非有處。無不適均之處。卽其處也。譬之射。期於命中。中地蓋無幾耳。然必見其所不欲射。而後得其所欲射。然則中也者。羣不中者之中云爾。聖人見道之無窮。而名之曰大。聖人見大之無窮。而定之曰中。中卽大之中也。大卽中之大也。無大則亦無中焉矣。今之學者。以所見爲大。以所大求中。是猶坐井觀天。以天體爲盡。於是而因以所盡者之中爲中。是豈得爲中也乎。然且語而不舍者。非其所謂中者不中。而其所謂大者不大也。非不大也。大不極。則大非其大也。有方則不大。有方之大。則大不極。見隅則不大。見隅之大。則大不極。極之爲言。大而不自知其爲大者也。不自知其大者。化乎大者也。化乎大而後大無方。無方者。絜其方而中出焉。化乎大而後大無隅。無隅者。周其隅而中見焉。得中則大在我。從心之矩。錯綜之而不窮也。付物之則。曲成之而各當也。斯聖者之

性與天合而豈巧力之所得與哉

久者一之純大者兼之富論館課

天下之物有息生於有間有間生於貳有外生於有內有內生於私聖人之心不貳不私□以無間成無息之久以無內成無外之大橫渠張子曰久者一之純大者兼之富聖人之所以肖天地□□□□□□□□矣一者不貳之謂也兼者不私之謂也今夫人之爲言也固有渾言之不如析言之之著也析言之不如約言之之精也渾言之曰久析久而得無息有息固不能久矣析無息而得無間有間固不能無息矣張子曰一一則不貳不貳則無間無間則無息無息者久之至也舉不貳而無間且息者約之於一而其意已嘵然若曰聖人無所謂久也是一之純焉者而已矣渾言之曰大析大而得無外有外固不能大矣析無外而得無內有內固不能無外矣張子曰兼兼則不私不私則無內無內則無外無外者大之殷也舉不私而無內與外者約之於兼而其意已恍然若曰聖人無所爲大也是兼之富焉者而已矣一無體兼無量聖人之無所有者不可名名之曰一聖人之無所不有者不可名名之曰兼惟其無所有故能無所不有一之所以兼不一也惟其無所不有故能無所有不一之所以兼於一也乾易坤簡聖人肖之張子於是乎知聖

大易不言有無論館課

天地恢恢其道一也萬物芸芸其性一也四時亹亹其運一也鬼神洋洋其德一也大哉易乎圍天地體

萬物。推四時之變。顯鬼神之情狀而爲言。言其一也。其言不一。正所以言其一也。或言理。或言氣。或言數。或專言之。或兼言之。以不一言其至一而已矣。理與氣一。氣與數一。數與理一。本末精粗。幽明隱顯。皆通爲一。學者知通爲一。則有無之說不生。有無之義不立。且夫天地鬼神。四時百物。孰隱孰顯。孰幽孰明。孰本孰末。孰粗孰精。將以有象有形者爲有。無方無體者爲無乎哉。則是有天地而無鬼神。有萬物而無四時。其不可行明矣。若以爲有生於無。則是有之先。先有一無。先有一無。無亦成有。若以爲凡諸所有。總謂之無。有既不成。無亦不立。聖人知隱微之一體。幽明之一致。本末精粗之一貫也。故作易以闡其化而窮其神。而何至言有無。以自破壞其說哉。太虛者。氣之體也。其理謂之神。又謂之性。無形無感。不可謂無。客形客感。不可謂有也。太和者。氣之用也。其理謂之化。又謂之命。散殊而可象。不可謂有。清通而不可象。不可謂無也。且夫易何所生。易生於卦。卦生於畫。畫生於一。一變而無恆。動而不居。是以相錯而八。相累而六十有四。凡易之所有。皆自一生。而所謂一者。天地鬼神。四時百物之蘊。無不備焉。而不可名。故名之曰易。既謂之易矣。且得爲有乎。既已謂之易矣。且得爲無乎。有無不足以言易。故張子曰。大易不言有無。此橫渠之見易知道。而非往而不返。物而不化者之所敢望也。學者當合太和參兩諸篇讀之。則易之理思過半矣。

剛柔地道法之效也論館課

積氣之謂天。積質之謂地。峙爲山。礨爲石。結爲鹵。兀爲墳。腴爲壤。汙爲塗。皆質也。集萬質而爲地。析地而

爲山爲石爲鹵爲墳爲壤爲塗然則地無質乎哉地以萬質爲質是無質也地無質而有道其道若何曰剛柔而已矣張子大易篇言一物兩體而曰剛柔地道法之效也試論之道也者地之所以爲地也非質之謂也所以質之謂也法者道之迹也效者法之徵也有道則有法有法則有效效者效其法而已矣法者法其道而已矣其道剛則道所造之迹亦剛法所徵之效亦剛剛之必不可爲柔若有畫之而一者矣其道柔則道所造之迹亦柔法所徵之效亦柔柔之必不可爲剛若有律之而齊者矣故曰法也山爲剛亦有柔壤爲柔亦有剛剛柔錯出而不可離亦並行而不相悖於其不可離者觀法之經於其不相悖者觀法之緯經則疏而主通緯則密而多理經緯合而地之爲地成矣於是有無質之地立於萬質之先而後有有質之地持乎萬質之下故曰道也道者太極而已矣太極一物而兩體曰乾曰坤乾在天爲陽在人爲仁而在地則爲剛坤在天爲陰在人爲義而在地則爲柔故三才莫不兩而兩莫不一張子深於易故言必逢其原豈若異學之析地爲塵視地爲塊者之泥迹而遺乎道哉

太虛者氣之體論館課

聖賢之於道眞見其然而莫能質言也於是多方以形容之子思子所謂未發之中周子所謂太極張子所謂太虛言雖各殊義實相發皆眞見道之所以然而形容之無不盡使學者因其言而想見其所以然得言而象可忘也得意而言亦可忘也乾稱篇曰太虛者氣之體請得而申論之太虛之爲言未始有氣之謂也亦未始無氣之謂也使其有氣何以謂之虛使其無氣又何必謂之虛既已虛矣且得有氣乎既

已謂之虛矣且得無氣乎不可以爲有不可以爲無有無之所不能分者有無之所不能倪也不得已而謂之太虛子思言喜怒哀樂之未發而曰中周子言動生陽靜生陰之本體而曰太極皆其不得已之詞焉耳中亦極也極亦虛也虛亦中也未發謂之中未發非虛乎太極本無極無極非虛乎張子眞見夫氣之體而無以言之不得已而謂之太虛若曰人之所見爲氣者氣也而非氣之體也氣之體太虛而已矣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聲臭俱泯而聞見之無所加也思爲俱絕而擬議之無所容也故曰太虛知氣之體之爲太虛則凡氤氳布濩浮沈升降往來屈伸萬有不齊之變皆可以太虛視之曰其體本爾也皆可以太虛忘之曰其體不爾也而世之人方自囿於氣之中執其有而不化或思超乎氣之外淪於無而不返也不亦惑乎故君子守中而體極所謂太虛者在我而至大至剛塞乎天地之間矣

陳學士文集卷十

傳　事略

洪尼雅喀傳

洪尼雅喀、噶哈里人也。與弟薩蘇喀等並以材武爲鄉里豪傑所推。太祖初起時，扈倫諸國爭爲雄長，而烏喇尤橫東西略人爲兵。洪尼雅喀爲所虜，中途棄妻子亡走噶哈里，攜父母諸弟及部族四十人來歸。太祖嘉之，授拜他喇布勒哈番。天命三年從征明，力戰有功，晉秩爲三等阿達哈哈番。從太宗攻錦州，未下，奮勇登其城，毀堞隕而傷足，弟某馳救免，追兵至，弟鬬死，乃進洪尼雅喀秩爲二等阿達哈哈番。任工部尚書龍起爲戶部侍郎，順治三年卒，年六十五。四年太祖配天，禮成，加恩舊臣，晉秩爲一等阿達哈哈番。世襲罔替。子伍拉禪襲。伍拉禪沈毅有膽略，初授護軍參領，守副都統，已爲眞，終刑部侍郎。王帥之擊流寇於潼關也，伍拉禪以右翼從，營甫立，賊衆來犯，擊卻之，又敗其步兵潼關外，以前鋒擺牙喇設伏扼賊衝，擊其騎兵破之，復連破其步兵二營，賊無固志，遂遁。伍拉禪臨陣安閒，敵迫輒領驀深入，爲諸軍先。故所向有功。取平湖，擊敗湖上敵船，獲船十一艘，從端重親王取杭州，擊敗馬士英、方國安兵於郭外，從將軍譚泰征江西，攻南昌，賊五犯陣，以右翼兵連卻之。軍還爲後拒，卻敵者二。渠帥金聲桓、王得仁以步騎七萬薄我，疾鬬大破之，聲桓死，江西平。取兗州，擊敗僞總兵朱翊銓兵千五百人，土山上定郡一縣二。

由一等阿達哈哈番。加一拖沙喇哈番。七年。天下大定。上皇太后尊號。禮成。覃恩進秩爲三等阿思罕尼哈番。九年。皇帝大婚。禮成。上皇太后尊號。覃恩晉秩爲二等阿思罕尼哈番。世襲罔替。以副都統奉命勦趙北口淀賊趙鳳岡等。擊之良店。出杜爾巴牛彔於園中。斬鳳岡等五人。殲其黨千餘人。獲船百餘艘。分遣哈齊哈巴圖魯吳班等。擊三臺村賊渠田東樓、楊牌子。擒之。斬五百餘人。獲船十一艘。以副都統領右翼協取舟山。僞總制陳六御、僞英毅伯阮思、渠帥張洪德、以三萬人。船二百餘艘。列陣海上。迎戰。擊敗之。獲僞總兵陳大任所乘舟。及兵船二十五艘。紅衣法貢礮百六十位。遂復舟山。定其民。授拜他喇布勒哈番。並前職爲一等阿思罕尼哈番。世襲罔替。康熙六年卒。初爲刑部侍郎。知英王藏刀事。不以聞。削一拖沙喇哈番。餘如故。子胡拉禪襲。有罪。免。朱馬喇襲。朱馬喇者。洪尼雅喀少子也。洪尼雅喀三子。襲父職者二人。中子朱拉禪。自以戰功。授阿達哈哈番。任副都統兼佐領。而伍拉禪之子伍舒。亦以戰功。授一拖沙喇哈番。任獲軍參領。朱拉禪之子四格。亦爲副都統。朱馬喇卒。子朱成格襲。

薩蘇喀、洪尼雅喀之弟。與之同歸太祖者也。累官至副都統。禮部尚書兼議政大臣。初從太祖取廣甯。擊沙嶺兵。當先陷陣。敵人圍之數重。都爾根馬蹶仆地。敵騎二人。揮刃交下。薩蘇喀大呼。斬一人。衝一人墮馬。遂援出之。敵莫敢遏。軍中自是服其勇也。從太宗伐明。爲捉生將。獲甲士十人。從取大淩河堡。既合。城中兵鼓譟出突圍。拒壕力戰。卻之。獲馬一匹。已而復出突。殊死戰。復奮擊。大敗之。伯蓀戰沒。薩里剛取其骸陣中。薩蘇喀射敵護出之。略前屯衞。擊敗甯遠兵。獲馬二十二匹。略大同。以三十騎偵左衞。未至城

十里敵兵三百人駐隊直前搏之敗走追至城下所擊殺數十百人獲馬二十匹捕鹵一人敵兵從城上觀者皆惴恐莫敢出戰取額哲額附於邊外也擊圖爾格所敗兵右翼莫肯窮追薩蘇喀獨追殺之擠入濠塹死者無算授一拖沙喇哈番初圍錦州取蘇班岱家屬於杏山繫敵騎兵敗之守木魯河錦州兵兩犯陣擊卻之克錦州外城內兵出戰連卻之圍杏山敗經略洪承疇兵於郭外杏山援兵乘夜薄鑲黃旗守地往援奮擊大破之擊敗甯遠突圍兵於郭外世祖順治元年明亡王師入討賊從擊流寇於山海關陷陣中破歿贈三等阿達哈哈番子阿蘇喀襲覃恩晉秩爲二等阿達哈哈番卒無子弟繆其納襲任江甯將軍卒子桑格襲任本旗佐領

贊曰自古帝王代興一時佐命立功之士率皆天挺豪傑識略不世出之人洪尼雅喀兄弟間關亡命捐妻子糾義衆獨歸眞主當是時王迹肇造勢不過一戍一旅耳而攀附恐後奮勇不顧身豈不眞知去就大丈夫哉伍拉禪累立功伐丕振前烈可謂世篤厥忠者矣處流子孫多以功名顯爲將軍列校至十餘人豈不盛哉

薩布素傳

將軍薩公布素者姓傅茶氏自其曾祖哈木都祖哈爾蘇始以約克通鄂城長歸太祖而其先故噶哈里約克通鄂城人也始祖充舜以勇力聞能手格猛獸而好義愛人遠近慕之嘗獨獵深山中獲介麋焉遇扎喇爾五人欲奪之舜曰孰能手曳此去者即贈之五人互曳莫能動舜挽其角曳行踰三重壑五人者

大驚相語。此必傅茶氏所謂充舜者也。由是名益著。歸附日衆。乃爲之分田授室。人給牛種。而立之約束。於是所居城邑。遂世爲約克通鄂城長。及哈木都以所部來歸。乃徙居長白山之東。尋遷盛京。至公父隨哈納。始授職冠百軍。領一旗。駐防甯古塔。撫綏老幼。矜恤鰥寡。不留餘貲。蓋好義愛人。其家法然也。閱兵使者滿河以狀聞。上褒異之。公爲人沈勇好兵略。尤喜觀山川形勢。嘗曰。兵因地爲形。猶弈因枰布勢。用兵不知地。是弈棋不識枰也。以故阨塞險阻。道里遠近。多所延訪。無不究悉。順治九年。初仕爲甯古塔將軍筆帖式。康熙元年。改驍騎校。三年。以驍騎校擊鄂羅斯於黑喇蘇密。有功。署防禦。七年。論功遷佐領。九年。將軍奉詔徙吳蘇禮烏喇之瓜爾察部族。遣協領布朗阿護其行。驍騎校昂吳等拒命。殺我兵三人。射傷布朗阿。公請往。力戰敗之。追獲甚衆。俘其子女。昂吳僅以身免。吳蘇禮烏喇人擒送斬之。十二年。論功遷協領。十三年。聖祖仁皇帝遣內大臣覺羅吳墨訥等祭長白山。命公偕往。至諾因河。彌望千巖萬壑。莫識長白山所在。公素聞朝鮮長老言。長白山在會甯府西北四百里。而會甯在諾因河東南七百里。意長白必在此間。因請爲諸公先。遂率二十人渡河。行數十里。登高峰。東南望樹間鬱鬱若白雲。伐樹視之。則山也。曰。是矣。乃招諸公。行六日。至其下。積雪爲膚。高二百餘里。上有大池。徑數十里。實維三江之源。祭既畢。有麋鹿七。自峰而隕。時同祭者僅七人。若以爲犒云。吳墨訥等咸驚此山之靈異。而又服公之博識也。十五年。徙東地新滿洲於寧古塔。王欽部人不願徙。謀潛遁。公知其東有間道走徼外。乃白將軍巴海。以兵繞出其東。道絕。遂聽徙。王欽部徙者凡二百餘戶。尋有納喇庫等八十餘人攜孥道亡。公遣兵追擒之。

斬數人以徇。衆皆股慄。自是無敢亡者。凡徙至寧古塔各部族共二千餘戶。將軍巴海移駐吉林烏喇。以公留守拊安之。築室均田。皆手爲經畫。俾各適所願。新至如歸焉。已而黑金之驍騎校顏奇喀者得罪。以十五戶遁。公追擒之。送京師。十六年。諾羅西喇心等處新滿洲三百戶以徙至。公拊安之如前。十七年。將軍巴海赴京師。以公攝其軍事。十八年。晉副都統。二十一年。上命前鋒統領朗坦等。覘鄂羅斯之雅克薩城。詔公與俱。鄂羅斯者。北方大國也。其地延袤數千里。包蒙古四十九部外。東接界黑龍江。侵偪索倫鄂倫春諸部落。而雅克薩城其要害□□□□形勢。遂與朗坦等至其城下。指畫言可圖狀。附朗坦以聞。二十二年。大兵遂發。公別以舟師由黑龍江泝流而上。抵特爾德尼城。遇鄂羅斯舟八艘。見我師而遁。公追及之。宣上德意。降七十餘人。送京師。上知公可大任。乃擢授鎮守黑龍江等處將軍。統兵駐阿蘇里。經略鄂羅斯之事。悉以委焉。阿蘇里者。進取雅克薩城之要路。而鄂倫春部中遮之。爲之咽喉。雖內附我。而畏鄂羅斯之偪。尚陰與之通。公欲進兵。慮其爲梗。乃使其族長朱爾空額等諭之。布朝廷威德。示以禍福。令與鄂羅斯絕。鄂倫春部衆咸感悟。遂殺鄂羅斯四十餘人。送其首爲驗。公厚賞之。則復殺二十餘人。自是鄂倫春與鄂羅斯相仇。而我兵進取無復卻顧矣。公以事聞。二十三年。遣兵取恆滾河。鄂羅斯遁去。進至圖庫兒河。獲四十七人。送京師。是年。誥贈公三代二十四年。公率兵取雅克薩城。先遣精銳擊其哨兵。盡擒之。大軍猝至城下。用礮急攻。聲震天地。守將尼里克賽莫知爲計。遂以城降。而鄂羅斯於是失其險矣。捷聞。上大喜。顧念鄂羅斯大國。未可猝滅。兵威已振。更欲以德柔服之。遂釋尼里克賽回國。二十五年。尼

里克賽復率衆拒雅克薩城。公奏請進勦。上遣都統朗坦至軍。傳命賜公孫子兵法。公遂引兵。由平武進。遇其哨兵。擒之。遂抵雅克薩城下。鄂羅斯出戰。擊敗之。次日。攻其城不下。圍之。一日大霧。公料敵必乘我。乃嚴陣以待。果驟出。復大敗之。擒生口。問城中虛實。知敵已力竭計窮。城旦暮且下。而罷兵之詔至矣。先是鄂羅斯察罕汗遣使求和。上終欲服以德。不肯窮極兵威。故有是命。公乃解圍去。鄂羅斯自是愈畏將軍而感天子。其欲和滋甚。二十八年。上命內大臣索額圖、國舅佟國綱率禁旅。將軍薩布素帥黑龍江舟師。會於戶不禁城。平鄂羅斯察罕汗懼。遣使費約多爾等求成。以極爾必齊河爲界。東南至圖古魯河。拓疆六千餘里。而索倫鄂倫春諸部。始有甯宇矣。是年。有詔於黑龍江墨爾根二處設兵。築城浚隍。造廬舍。開屯田。皆公身執其役。時喀爾喀等部。爲噶爾丹所襲殺。越興安嶺南竄。索倫部復遮殺之。掠其子女。公聞。立帥兵往收拯。凡收喀爾喀千餘戶。至齊齊哈爾處以遊牧之地。治索倫罪。奪所掠子女悉歸之。而蒙古子女爲鄂羅斯掠者。亦贖歸親黨。諸蕃落聞之。莫不感悅。有泣下者。二十九年。召公入見。賜御衣。命坐內大臣班。三十年。以公總管索倫等部貢物。公以各部生計土俗採捕之事。擬爲則例。以七條上請。上嘉其誠悉從之。三十三年。陛見時。方有噶爾丹之役。命還所守。三十五年。聖祖親征噶爾丹。公奉命。統盛京寧古塔兵以從。三十七年。以公累戰功多。詔褒美。目爲將軍第一。賜爵頭等阿達哈哈番。承襲六世。三十九年。兵田旱災。奏請賑恤。從之。四十年。罷。凡爲將軍二十載。蒙賜衣裘鞍馬。尚食珍味甚多。四十八年。上追念公功。復頒賜御物。公生平忠直無隱。勞於國事。惟力是視。用兵料敵制勝。臨陣身先士卒。故所向有功。

既以兩戰之威。讋服強敵。而堅其請成之志。廣斥絕徼。至數千里。屬部乂安。而口未嘗言功。歷仕數十年。家無餘財。以康熙某年月日卒。子幾人。其季常德。忠勇有父風。累官至將軍。

舊史氏曰。余嘗充三朝國史纂修官。因得略觀開國諸功臣戰績。偉哉。可與樊酈滕灌爭烈矣。獨恨不得見其家傳。無從知其性情言語行事之詳。吾友顧用方。以薩將軍家傳示余。紀載頗悉。予讀而嚮慕之。輒爲之論次焉。然將軍勳名藏盟府。國史自有傳。固不待予言爲之表著也。

胡岫齋傳

胡君隆者。山東大嵩衛人。字景初。號岫齋。康熙中循吏也。兩丞縣。四署令。皆以濟時利物爲己任。若忘其位之卑與力之微者。然卒亦能行其志。苟天下士大夫皆如君。則事何患不理。民何患不安乎。既不能然。而貌榮名。取高位者。未嘗絕也。君乃終老一官。卒未有知而舉之者。其何以風厲在位。余嘗覽君誌狀。未嘗不歎其賢。而惜其不遇也。然君之好爲利濟。亦自其天性然。初不以名位爲意。康熙辛未。陝西告饑。上命大農福山王公某往賑之。君時以布衣游京師。因召與偕。至則流民就食者踵接。王公謂此輩蟻附烏散。不可稽核。且使指未及。難以併賑也。君力爭以爲不可。且言之同使某公。總制某公曰。此獨非朝廷赤子乎。聖天子好生如天。而公等乃計倉儲之費。憚勾稽之煩。視其饑而死。恐非上所以遣大臣意。諸公韙其言。乃悉賑之。凡數萬人。君爲人方直。往往面折人過。而言衷於義。不爲氣矜。聞者多感聽。否亦無忤焉。見義必爲。不顧己利害。急人之難。唯恐不及。然恥言任俠。壬申入貲授戶部寶泉局大使。司鼓鑄大使庫

官曹司。遇等肯吏。而局有鑪頭者。皆市儈子。積姦猾。侵牟致富。私奉給監督曹郎。竊威福。視大使蔑如也。鼓鑄所役工匠數千百人。關防特嚴。不聽自出入。日用百需。一切取辦鑪頭。頭恣侵剋。物價較市中皆倍蓰。工匠無不負責者。既無以償。則錮身爲質。至老死不能出。君廉知其弊。慨然欲除之。懲鑪頭以法。而爲之酌平物價。匠困大甦。歲終停鑄。負者什償七八矣。猶有錮者數百人。君概釋之歸。與約開鑪日畢至。諸鑪頭相顧竊幸。計逋者必負約。因以爲君罪。而及期則果至。無一後者。乃咸愕媿服。自是鑪頭奉法唯謹。而諸工匠始得安然力食矣。君司鑄十三年。秩滿。遷江南涇縣丞。君去而鑪頭復橫。侵剋如故。役者不勝其憤。乃羣謀爲變。既奪門不得出。則相率乘高譁譟。呼聲動天。擲瓦礫投外人。監督訶禁。被擊傷頭面而走。怡親王聞馳往。親招諭之。乃解。於是捕鑪頭寘之法。議定食物價值。衆始帖然。此雍正元年事也。夫以鼓鑄大政。屬役數千人。廩食於官。而數鑪頭齮齕其間。遂致窮極而變。至煩親王指揮而後定。當時司錢法者。苟有一人。如胡君之用心。則何以至此。以此見庶官修職之難。而君爲不可及也。君既至涇。涇令郡丞攝也。語君以縣難治狀。前令丞俱以士民劫持敗。覆轍歷歷。尚其鑒諸。君笑曰。水以風波。官以賄餒。士吾士也。民吾民也。雖欲爲不利。如官之不賄何。郡丞以爲名言。於是訟獄之疑悉以委君。君明察而斷。物無遁情。曩之姦黠者皆慴伏。丁亥。攝令旌德。詳革雜徵之累民者如干項。頌聲翕然。有僧廬被火而死。其徒者富僧也。或恤以禍。懼而餽金。君叱之曰。人命至重。苟有故。寧可以賄解耶。卽無故。何用此爲。及檢訊。果無他。立命瘞之。僧感泣去。戊子。涇縣大水。漂沒廬舍。舟人爭攫財物。而不拯溺人。君亟下令。救一人者

予一金。舟子以一人上。則立予一金。於是爭先拯溺。凡救數百人。己丑。攝令盱眙。年荒。米價翔涌。君首捐多金勸輸。遂集得數千金。市米鄰境。平糴糶。循環轉運。民以不飢。秋熟。乃以餘金易米。擇耆民掌之。春出秋入。爲救荒備。總制邵公某嘉之。將疏薦君而遽卒。事遂寢。時有鹽徒拒捕。案連多人。君爲之推原上請。數十人得以不死。庚寅。涇大饑。二三亡命。聚數千人。將爲變。君以查戶口至其地。聞鼓譟聲。急馳呼而喻之曰。若曹皆良民。爲饑所迫至此。然五日內米至矣。不能稍忍而以求死耶。涇民既素信愛君。聞諭。則環跪而泣曰。以粟發無期。勢不能久生。寧冒死救旦夕耳。如我公言。敢不忍死以待。遂散去。君歸。趣令速開倉。令以憲檄未下辭。君曰。民情變矣。尙何待爲。救民弭變。而不獲上命者。吾願傾產還倉。不以累公也。於是倉乃開。倉開而民乃戢。君後廉得倡亂者二人。重懲之。曰。數千人幾死汝手。撫軍劉公某。勘賑至縣。聞之曰。微賢令幾致大變。賞歎久之。然亦致無薦君意。壬辰。涇令缺。以君攝其事。君乃悉舉素所欲興除者。一一見之施行。癸巳大旱。君步禱烈日中。行七十里。至岑樓峰之龍湫。有若蜥蜴者三。游泳水面。見君爲喜躍狀。君以竹筒貯之歸。纔及半途。雷霆飄發。頓雲馭雨。境內無不霑足。而蜥蜴遂失所在。涇人咸呼曰。此胡公雨也。能文者爭記其事。甲午乙未間。以母老數乞歸。不獲。請丙申母卒。乃以憂去。去之日。哭送者空邑里。壬寅。服除。補丞浙江之奉化。癸卯。攝令鎭海。時境內有緜蟲之災。積厚至數寸。君齋宿城隍祠三日。具牒以請。蟲遽滅迹如掃。人咸驚以爲神。是歲也。鎭海夏苦蟲。秋復苦雨。海潮大溢。民居蕩析。過於涇縣時。而君拯救愈力。所全活不可勝計。逮賑恤之令下。擘畫區處。無不曲當。邑人至今稱之。丙午。以疾卒

於官。年七十三。時世宗在位之雍正四年也。聖祖時。官人以序。丞簿微官。得進於令牧者鮮矣。雖有才賢。非獲大臣論薦。不能自達於主上。故以君之行治而位不過丞郎。秩不至七品。迨世廟繼統。破格用人。拔之側陋。洊躋通顯者。往往有之。而馮唐則已老矣。此余所爲悲君之遇。而惜其所蘊之未盡施也。然君子文伯以學博入覲。受聖主特達之知。越數階。簡牧大州。君猶及見也。豈以此償君之未足歟。文伯再補灤州。政清彊。所部肅然。大府知其才。累薦列擢郡司馬。而年又方壯。所以殫君未盡之施者。意在是矣。

舊史氏曰。曩在京師。庶常李君桐。爲余言其鄉人胡孝子廬墓事。曰。孝子喪其母。年已六十餘矣。猶孺子慕。既葬不忍去。結廬墓側。朝夕跪叩母起居。掘土身自擔築墳。至肩破手瘃。日采食野蔬。啜糜粥。憔悴骨立。蓋三年如一日也。哭聲一發。悽愴慘痛。行路聞之。莫不傷心隕涕。遂令具慶者興愛日之悲。永悼者增蓼莪之恨。鄉人化焉。爲之建碑表其處。予聞而太息思慕。如懷古人。今見君誌狀載廬墓事。與李君之言同。乃知十餘年來。所思慕如古人者。卽君也。孝居德行之首。爲文志君事者多矣。不待余言。而君生平長於政事。沈抑下僚。不獲顯白當世。故爲之論次云。

杜碩夫傳

杜君於藩。字碩夫。揚州江都人。父仁傑。明之末造。以諸生率同學二十四人。勁馬士英誤國敗常者也。君性敏悟彊記。雖治舉子業。而好讀史傳。旁覽百家之言。能挈其要領。用參合時務。嘗曰。士師心而不師古。與泥古而不知時者。皆俗學也。爲文務達己見。恥爲剿說浮辭。以此不合有司。既累舉不遇。則挾策北上。

將求試於京兆。時年三十矣。至袁浦。遇河督于公成龍。與語奇之。因留君河上曰。宣力此間。亦足以自見。何至束身鋪舍。聽取舍於一夫之目乎。君既生長淮揚。雅知河防利害。而歷代治河得失。及前明劉東山、徐元玉、潘印川諸公所以導流塞決。挑溜切沙諸方略。又皆所闇記。與于公言。歷歷如指諸掌。故于公恨相見之晚。惟恐失之。然君亦自計。百聞不如一見。託諸空言。孰與見之行事。且地形水勢。歲易而月不同。吾烏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耶。吾將就而學焉。遂留工不去。於是急病任勞。躬親百役。巨細之務。靡不究殫。雖老於河工者。皆自以爲不及也。至於覘溜而知水情之順逆。辨色而決土質之堅疏。升高望遠。圖險爭捷。寓於目而會於心。得之心而應之手者。疑別有神解。他人效之。終莫能及。故相國朱公。每與君言河務。未嘗不歎息稱善。獨未及薦君耳。君在工五年。以勞敍授縣令。令河間之吳橋。至則歲饑。乃出令停徵比。具牒請蠲賑。而身自下鄉查戶口。至一家。但收其門牌。周視屋宇而去。比還署。則登記疏別。歷然滿紙。而應賑之數具矣。既以省開報之繁。且使鄉保吏胥無所售其欺而措其手。泊賑恤之令下。則四分縣境。丞尉諭訓。各領其一。皆以道里均至者爲賑所。俾饑民無往返之勞。免守候之苦。君則周行詗察。去來無定。吏胥小不如法。君輒至。摘發予杖。於是四境皆莫測令君所在。咸廩廩無敢上下出入。有襤縷蓬垢而來者。曰。我饑民也。奚爲遣我。君曰。若非某鄉某耶。前至若家。畜產儘可自給。乃貌饑給令。罪當笞。則驚服稱死罪謝去。又有婦女衣粧頗整飭。或欲不與賑。君曰。此正饑民。我識其家。徒四壁耳。且賑饑不必盡鳩鵲而後與。如此。則餓死者多矣。僚吏咸驚以爲神。君笑曰。此無足異。我方查戶口時。陰察而闇記之耳。是

時鄰境皆行賑。而無一人濫以遺者。惟吳橋爲能。君以此見知上官。而邑民亦由是德君。服其教令矣。君善聽斷。不假刑威。往往以一言折難而得獄情。嘗稱曰。囚有辭有色。官有耳目有口。必恃金木而訊囚者。則捕役獄卒皆可以爲民父母耶。邑有殺男婦於道。而賊不得。亦不知被殺者姓名。君方深念。適某士以所買小婢至。請立案。舊例也。君視其婢纔七八歲。新衣而衷舊襦。襦頗長。因問誰衣汝。曰。主人舊襦長者。誰衣耶。曰。吾母之衣也。母安在。曰。死矣。父安在。曰。亦死矣。然則誰賣汝。曰。叔也。叔爲誰。則曰。不知。君異之。乃視其衷襦有血痕。君忽憶數日前。有兄首其弟掠賣人。懼連坐而求立案者。恍然曰。賊得矣。被殺者必婢之父母。殺人而詭稱叔者。卽前所首掠賣人者也。呼至。示以血衣。色變。一訊而服。邑有劫盜。久之未獲。一日捕七人至。君訊之。止一人實盜。餘六皆非也。所由白限迫矣。可若何。君憤然曰。是何言也。吾豈以六命易一官乎。立釋之去。而密迹其眞者。不旬日。盡擒之。君之詰奸辨枉。皆此類。以此名動三輔。上官益信重之。差委無虛月。委攝縣篆者六。攝廳篆者三。攝道篆關篆者各一。差供巡幸者七。供御廐者六。供水園者九。而尤知君長於治河。凡直隸有開築之役。率以君董其事。皆獲底績。而功之最著者。尤在永定一河。已而南岸同知缺人。大府念非杜令莫能勝斯任者。遂題授之。是時君治吳橋已十有三年矣。去之後。士民思之。相與立祠肖君像於縣西門外。歲時禱祀。迄今勿絕。永定河者。卽桑乾水古所謂無定河也。性湍悍。善衝齧。過蘆溝。則盪擊益暴。而隄土挾沙礫。雖堅築不足禦水。所恃惟埽壩鑲埽。以爲外捍耳。然必審溜而知險。扼要而措工。則料不虛糜。變不猝發。所謂賊奔東南。我備西北。一有弗察。覆沒立見者也。君既

至工則以所效於南河諸方略施之永定無不應手奏功三年南岸二百里無蟻穴之失而所省工料以數千計報滿當遷而難其繼者大府復奏留之時河督齊公蘇勒方分司北岸雅愛重君每諮其計畫君亦殫心傾寫凡河防一切機宜及壩式埽式斷溜合龍諸法無不貫悉後齊公卒爲治河名臣而永定埽手至今號爲能南北運河往往調取教練則君之遺教也君在工七年始遷長蘆鹽運分司分司於鹽政無專制之權日坐權關閱鹺艘主稱掣而已而奉入頗厚得之者以爲美官君既自負其才所至見便宜輒爲釐正而是時鹽法叢脞官商相市爲利而帑日虧賦日逋上下莫之省憂君患之屢以爲言皆弗聽意忽忽不樂歎曰絡首蘜足坐享芻秣吾其爲駑駘乎未幾當事者果敗而君亦坐累去官乃笑曰早知有此然老馬解鞅差爲快耳是時君已六十餘矣於是置別墅於直沽之西構屋臨流栽花種竹爲終焉之計雍正四年上命怡賢親王相國朱公興修直隸水利余亦備員贊畫以侍講攝同知天津素聞君名則訪之於別業一見如舊相識自此時時過予每指次河道全局經分緯合如披圖畫其略曰驅萬馬而爭五尺之道誰曰能前今以直隸數十百河之水迸趨於天津三汊一河何以異此下隘則上溢其勢宜然莫若多其途以分之尾閭暢則消洩疾此先務也其次莫急於治淀夫淀澤之象也澤以止水有翕受之功亦有停蓄之利衆流競注匯爲巨壑容與蕩漾以緩其奔突之勢然後弭節安流而去則其衝易受而其患易禦眞順廣平之有南北二泊順保河間之有東西兩淀皆所以納衆流而節宣之不使之一往奔騰而不可禦也治水者但言河而置淀泊於不問聽其闉淤阻塞而豪強者因以佔耕爲利今淀且日

狹矣。夫使三吳無震澤。則江南尚有平土乎。其次莫要於疏枝。夫防隄者。非從事於隄而已。隄可以捍常流。而不能禦異漲。異漲之來。頃刻尋丈。水可以猝而增。土亦能猝而長乎。枝流多則本流少。茅兒灣之十望。玉帶河之中亭。會同河之三汊。子牙河之焦家口。皆可以分本流而減水勢。疏導而深通之。此亦抽薪止沸之一奇也。其次莫急於建壩。壩可以護岸。岸存而隄可守矣。壩可以挑溜。溜改而險可平矣。壩可以攻沙。沙去而衝可禦矣。以我制水。即以水制水。南北運永定猪龍等河。水急土疏。皆宜亟講也。余具述於相國朱公。公以爲名言。其後公過天津。召君相見。訪以水利善否。君侃侃敷陳。剴切條暢。公不覺前席。既去。目送之曰。水利諸公。復有出杜分司右者乎。實奇才也。坐客默然。皆有忌色。自是每欲薦君於賢王。君以贖辭未幾遂卒。年纔六十五耳。相國聞之歎曰。人才難得。胡遽爾耶。惜哉。

舊史氏曰。益矣。杜君之爲余友也。君爲人謀忠。其與余言也。盡予日聞所不聞。自君之亡也。無與規余過矣。故論次其行事。並其言。著於篇。時覽觀以自釋焉。

李月巖傳

先生諱兆齡。字仁遐。號月巖。眞定高邑人也。李氏爲高邑世家。先生之父曰司李公仲。大父曰淮海兵備公士邵。曾大父曰贈奉政公核。核即前相國文節公標母弟也。李氏既故相家。又世世仕宦。貲產甲邑里。先生生五歲而失怙。七歲而大父繼歿。中外無所依庇。猶令劉瑜者。以孤童可齒齕。數教人與訟。欲因以攫其貲產。先生憤然走京師。謁棠村、立齋兩相國。以難告。辭氣慷慨詳敏。進止俯仰如成人。兩相國矍然

動容曰。奇哉此子。司李爲不亡矣。共護持之。姦人慴伏而難立解。年十二。試童子。學使吳公珂鳴目爲國器。拔補博士弟子員。年十六。值滇黔用兵。轉餉不給。募能輸助者官之。先生輸數千金。議敍得縣令。先生曰。卜式牧羊子耳。尙知以家財助邊。況吾家受國恩累世乎。吾之爲此。誠欲以涓埃助軍中一日費。爲士大夫勸。非以爲仕宦階也。且吾學未充。敢以朝廷民社嘗試乎。遂不肯詣選人。而殫心經籍。旁及子史。目治手治。務得其要領。求爲有用之學。於古今風會升降。人材盛衰。治亂成敗之所以然。無不窮其原委。察其倚伏。歷歷如指諸掌。而卓識閎議。往往抉古人之所未發。蓋先生具有夙慧。默識超悟。其天性也。而竭精問學者。垂二十年。乃出竭選曰。吾將驗諸行事矣。康熙甲申。選授福建之閩清令。邑居萬山中。距會城百里。民俗雕悍。健訟而鬬很。訟多譸張爲幻。窮年不可究詰。鬬則數十百人爲曹。持兵械相殺傷。閩俗大抵皆然。而閩清爲甚。督撫累申厲禁。卒不能革。先生曰。此不應盡人無良。必有主之者。煽其燄而揚其波。乃因以爲利。於是略倣趙張之治。神而明之。未幾。具廉得大猾主名。捕其尤黠驁者。寘之法。餘皆驚竄伏匿。境內肅然。而會城豪及上官吏胥之詭寄田糧於茲邑者。咸自首歸正。莫敢攖其鋒者。然後撫柔之政行焉。先生善折獄。辨色而知微。不任口耳。嘗曰。吁而不吟。東郭知其伐莒。言徐色慚。管仲知其釋衞。得情者豈在多言。吾能意之矣。故詰姦伸枉。如燭照神。語吏民無敢或欺。咸號曰神君。嘗攝莆田篆。定疑獄之更數令不能決者。一訊而服。凡十餘案。諸生游添以姦逼殺人論辟矣。先生察其冤。立破械而出之。莆人莫不悅服。當是時。先生名動八閩。上官亦皆知其能。然先生性峭直。神采英毅。不爲齷齪小謹。嘗以辨獄

忤撫軍張公孝先抗顏力爭張公雖改容從之然少其不讓心弗善也其他上官有所論薦率不能無望其意氣而先生廉絕取受每減削其家產以佐官費未嘗有所獻納又義不肯呈身自售故終無有薦達之者居七年意忽忽不樂乃決計去官矣夫閩俗之敝至今猶是也至煩聖天子詔敕督撫大吏馴服化導革其澆風顧爲政在人誠得如先生者付之操柄俾大其所施則囂淩之習可以立變不得其人即告誡之條日下擊斷之威數行無益也獨怪當時大吏既稔知先生之能行治彰彰如是而莫肯顯擢而大用之聽其鬱鬱以去遂使敝俗流極不返至今爲當宁憂吾不知諸公之所爲自靖者果安在哉嗟乎國家之需才也殷而天生絕異之才也不偶乃生矣而不見用用矣而仍不能盡其才古今來如先生者不少矣此有識之士所爲重惜而深悲也先生既歸遂絕口世故以課子爲事而諸子翩翩咸次第以科名顯長君渭尤沈敏有幹略自中舍遷刑部主事筦現審左司矜慎庶獄舉古人五聽之法以慮囚不以金木訊而情罪允當無一人稱冤者先生之教也世廟開其名超擢岳州太守既罣誤去官旋被薦授武昌郡丞以母喪未上除服即除嘉定太守人皆以爲異數視先生之七載嚴邑政最而名不達於宸聽者何如哉豈士之遭逢果有幸不幸歟抑先生之嗇於遇者天將昌其後而償之於其子也渭奉先生之官年七十卒於嘉定府署既歸葬相國海甯公誌其墓而銘之渭今補彰德太守以庸能名舊史氏曰予嘗聞諸冀耐菴中丞先生無昆弟獨有適高氏姊其舅都運粵東以虧帑貸助先生傾貲與之又以夫人平生奩具舉以遺之昔信陵念姊而存趙事雖殊義豈有異也今人兄弟析箸則脊令之意

頓衰況姊妹乎先生此舉孝友之思摯如非直爲豪舉而已余既企慕其爲人未獲覿止竊嘗讀其詩少陵云水色含羣動朝光切太虛以之擬似可以想見其概矣

梁明府傳

文安令梁君纘素治縣六年而卒於位民走哭空市里婦女皆爲流涕列其治狀上官請祠而祀之初君之至也縣方賑制府以所報饑民數倍前檄下核減君力請得無減凡萬有一千人故民深德之君汾之永甯人也兄弟四人君第三伯兄紹素孝友嫂賢克順厥志出已貲佐家家以益饒嫂于氏清端公成龍孫而中丞準之姊也君雅志恬泊泊父與伯兄相繼沒偕仲季奉老母同居而嫂以冢婦操內政君益力治田園無仕進意嫂及兄弟強起之曰不憶伯之歿以宦未遂志不獲伸而屬而繼其所未足乎且吾家既不待官而食可以行其意脫有緩急固不惜破產相助爲理也君謝曰昔張釋之以貲爲郎恐久宦減仲之產欲自免歸吾顧反求出耶兄弟自此當苦貧矣初授山東齊河令再補則文安二縣皆瘠且劇天下之窮處也齊河道綰九省徭役繁重歲災民流賦逋而文安稱澤國九河之所委注隄潰水輒至城下數載不涸其高壤則皆旗人圈民無尺寸業俗皆雕悍少慮好訟而輕生君所至務俾民休息其在齊河以救荒爲名經畫部署大倣富青州法日賑萬口人人屬厭而去大府嗟異之及賑文安亦然齊河之災也長清禹城之民實壑焉君上其狀撫軍略曰地勢南高而北下長禹水則齊民災古令丞趙牛二公掘河爲界受其水東注徒駭仍隄北岸以防其溢邑乘所載至明其趙家蔣家二口以南北孔道久踏漸平

渡口非水口也。今長令祖其民。指爲古口。可以便水出入。其說甚不經。夫前人既隄以防水。復留二口以自壑耶。至王龍口。則長民王龍以決隄被刺死其處。故以名。既非道口。更無水口。而併指爲宣洩之處。是徒欲宣長禹之水而洩之齊耳。有是理乎。撫軍以爲然。命塞三口而罪決者。君率齊民疏河深之。以速下流。仍橋趙家道口。而勒石爲永禁。自是水不爲災。歲以比登。流亡者漸復業。乃蠲徭役什六七。勸民息訟。禁自戕。及以婦女涸訟庭者。徵逋賦。淮民以草豆絲棉絹布雜物照值折納。民便之。不勞鞭扑。而舊賦皆及額。當是時。治聲爲六郡最。大府將疏薦之。會以母憂去職。去之日。送者塞路。至不得行。君之補令文安。以丙申九月。而河決於去年秋。積水成淀。君募工造水車。置龍塘灣隄上。日夜戽而注之。河水痕日減數寸。或曰。是何異以蠡勺海。徒費無益。然而明年春。水益淺。民秔稻其中。收數十萬斛。歲乃弗饑。君曰。此非所以規久遠也。旱則水涸。無稻。潦而水溢。且無禾。若築複隄。起鹿疃西。東至蘇橋。以遏衝流。則水患絕矣。條上其事。以費重不果行。君時以爲恨。定旗民租地法。文民既無恆產。仰租圈地爲命。糞治如己業。而旗人以田事委莊頭。率無賴子。闚田既治。則勒民益租。不聽者奪之。而豪猾民乘機誘取。或轉租以爲利。於是窮民盡失業。君請之制府。令租戶親與地主交關。值既定。不得意爲增損。歲災則議減。無災而逋租一年以上者。官追之。另募租。原戶抵拒者。以盜種人田強者律罪。其莊頭私租勒租勿聽。聽者旗民各以盜典田宅之罪罪之。豪民包租者罪同。仍追價入官。制府曰。善。下其法被圈州縣一體遵行。自是五府窮民皆有定業矣。文民忮矜負氣。睚眦興訟。大與齊河同俗。而密邇京師。多中貴。訟不勝者。輒走輦下。譸張借

力勢。鳴府部。動連數十人。案累歲不決。君既以寧息爲事。訟者至。率諭令講息。不得已乃傳訊。付以紙皁自拘。未嘗遣役下鄉。兩造至。則立判曲直。各厭其意。未嘗輕加敲扑。其事經部府者。反覆詳釋。多得解。雖屢駁。必據情法力爭。未嘗徇上意。屈抑一人。以此訟益衰。廳事可以羅雀。閭閻不知有官。唯以四時上租賦詣縣。至則自投匭中以去。與吏相視而不相識。父老曰。自記睹以來。民間安樂。未有甚於此時者也。辛丑三月。君病疽。劇。民皆禱祀呼天。願假我令君數年。未幾。竟殂。年纔五十有六。耳惜哉。初君賑濟河時。米不足。自以家貲二千餘金益之。及至文。又以千金爲水車費。病革時。弟繩素至。君執其手曰。拙宦不持一錢歸。今果然。減昆弟之產。繩素泣曰。曩勸兄仕。將以繼伯之志。非爲家也。今部民戴兄如慈父。頌義無窮。光流門祚。雖破產安足道哉。君一子。曰拱辰。

贊曰。君魁岸美鬚髯。望之儼然。而氣溫辭和。久益可親。與人交。出肝鬲。始終不渝。急人之難若不及。終無德色。犯而不校。其量固已遠矣。所居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詩所謂豈弟君子。民之攸塈者歟。今天子加意吏治。吏爭以廉相尚。然好爲綺刻。操切其下。民以滋擾。或皓皓以爲白。自謂足吾事矣。而民間疾苦置若罔聞。皆非壹意愛人爲天子拊循百姓者也。藉爲名高。以求速化。此與俗吏何以異。善乎太常黃公之論君曰。善無近名。仁心爲質。可謂知言矣。

龍東溟傳

東溟龍震。字文雷。天津人也。許身如杜陵野老。與時抵捂。訖無所就。而託於詩老焉。天津率用鹽起家。相

矜爲豪。東溟少有分業。直數千金。一夕。徽逋賦吏至門。手一符。目眈齒齘將發聲。東溟迎謂之曰。辦矣。旦日且上。吏唔去。立召富人售所業。下其直若逋賦之數。旦日納之。家人皆惋惜嘆詫。東溟笑曰。取快吾意耳。吾不鹽奴輩尙敢向吾門吠聲耶。嘗治舉子業。庚午與試。鄰鋪方咿唔。屬草稿未定。東溟已納牘求出。御史疑其犯貼例。啟視。則七義粲然。驚顧曰。何敏也。既下第。遂舍去曰。吾益知吳壁中曲折。然不足再辱。方東溟之棄鹽不業也。人多笑其不能事事。家人亦厭之。東溟大言曰。吾義不爲公等所爲。爲卽可立致。會人有引地求賃不售者。東溟卽與爲券。期三日付直。而挾券說諸小賈。約與共利。遂出其金酬賃直。餘以資舟。而貸鹽載之。於是募僮客。飾車騎。奕奕而去。家人皆愕。至其地。設權任數。與時消息。鹽大行。其獲三倍。以償諸所貸。操其贏以歸。日市牛酒。徵伎樂。大會賓客。向之笑者皆稱曰。賢哉仲子。不持一錢。乃自致身若是。東溟笑謝曰。戲耳。顓儈之事。公等乃豔之耶。卽易券畀引地諸小賈。而退偃於一室。絕不與人交通。獨愛張仲子笨山之爲人也。笨山名霆。字念藝。兄爲潘伯。門業甲三津。而笨山蕭然無所與。嘗科頭靸履。蹩躠街衢。或爲車馬客所辟易。所居如村舍。自題曰帆齋。又營別室於齋之右。則亦曰帆齋。客徵其故。笨山曰。吾所居則帆齋也。旣爲帆齋。容有常處乎。此帆齋之義也。因欷歔太息。人皆疑而怪之。獨東溟心知其意。東溟豪毅機敏。踔厲風發。如干將莫邪。所向無不立斷。雖斂其鋒鍔。光燁燁逼人。不可狎視。笨山則蕭散恬泊。如山間林下人。兩人所趨若不同。而相待釃然無所間。皆喜爲歌詩以自娛。笨山詩如其人。尤稱東溟之詩。疏蕩遒逸。如司馬子長之文。渾脫瀏灕。若公孫大娘之舞劍器也。然東溟實無意爲詩。

東溟至性過人而窮於所遇無以通其志引而自疏又義不忍則激而爲狂憤而爲僻幻而爲不近人情詭而爲使洒罵座迫而爲孤爲曠爲達要皆非其眞其眞無以自見則鬱勃輪囷發而爲詩其遇窮故其音悲其痛深故其詞婉其刺冷故其指微隱而章邇而遠溫柔敦厚纏緜而悱惻庶幾乎屈子之離騷自甲戌至於癸巳凡得詩四千餘首甲戌以前之作皆芟去不存其言曰詩也者志也自是之後吾志定矣前此猶妄意將有所爲每與笨山道其故未嘗不相顧流涕也笨山已死漠然無所向更挫廉爲夷頹乎自放嘗間出墟市中沽村醪獨醉則吟嘯而歸或雜賓盈座不忍驅之去則與之飲酒自爲監飛觴糾令客噤不得語俱醉而後罷嘗再遊江南一遊山東遇山水幽奇處輒流連不忍去憑弔感慨至於泣下既而發狂大叫同遊者皆駭莫能通其意往往拉野人道士與之同飲酣嬉淋漓顛倒而不厭晚乃築別業老夫村自命曰玉紅草堂紅草生崑崙之圃食其實者醉三百歲云

朱孝廉傳

孝廉朱君同邑天津人以好學工文獨步滄瀛之間自老師宿儒及鄉塾小子無不知有潔臣先生也前後試於學使者更十餘人皆拔君第一戊寅安溪相國督畿輔學政擢君冠八郡士貢入成均君性狷急不喜攀援所受知多當代鉅公負海內文望奇君才爭欲出我門下而君卒未嘗往見每曰諸公誠好士其闇隸寧識此意嘗見公卿門前幾輩寒士攝敝衣冠與若曹磬折低頭斂手銷盡文人意氣而主人未之知方侈然曰我愛才能得士某某矣心竊傷之苦吾身以市名非吾所能也以故君之名不出燕趙而

生平之文數變益奇其上者在臨川嘉魚之間卒無一篇行於世者年四十有二方舉於鄉八上春官卒無一遇鬱鬱客死於塾雖其命之然然其志爲可悲也已安溪相國最爲好士尤加意北地之才士之至者攝襆被直入邸第閽人不敢詰而君受國士之知嘗稱其試牘詞致精簡字畫端秀在翰林中亦當爲領袖其屬意厚矣然君家最貧賴教讀以救口雖一再見輒謝去不能留侍左右又性畏人廣坐周旋常恐失詞取戾同儕蓋君好盡言意所可否輒衝口而出若伺便而語見色而嘿其所不能也故寧屏處授徒恣意竭詞析經義之疑發史策之難伸眉抵掌意氣始得自豪曰古之人庶不余罪也其言具有條理聞已筆之爲書而祕不以示人洎安溪之歿泫然曰嘗欲正之吾師而未敢今已矣安溪多推轂賢士或有爲君覬且慶者君曰宰相論材如良工之用木楩楠杞梓各有攸施某好善闇人嫉惡忤物心如激湍礙之則怒口如劍首吹之則吷斯匹夫之硜硜安所施於天下哉吾師知我應如我自知也其善自處如此然君實至性過人好惡所發或不能自制嘗讀書室中忽拍案狂叫繼復戟手大罵罵已復讀至於流涕被面聲嗚咽不能出則掩卷而起於衆中聞人間不平事即發怒罵不容口或有戲相抵拒者便遷怒其人至加詬厲天津有大俠四方名士多暱就之以爲利君聞而賤之見其詩文輒唾棄不一視俠聞必欲誘致之卒怒不肯往君屋鄰巨室屋已百餘年且敝而衢日積高臨其門數尺雨則水內注浸庭之階鄰欲三倍其直以易君怒曰敝廬受之先人某雖貧寧可以貨取耶君既早有文譽又善教人經其指授者多成名故天津富人爭迎君教其子弟厚糈卑禮恐不當君意而君陋直往往面折其主人主人雖佯

謝之。而陰忌其言意或稍怠。則大怒絕去。天津皆用鹽鹽爲業。居則連甲第。出則聯車騎。列鼎選技。相競爲豪。故家子往往棄所業。爲之握籌自效。冀獲重利。諸生老於饔序者。求爲之指畫奔走。恐不得路也。故讀書者日衰。君獨視之如土苴。蕭然鍵戶。課其子洛誦。日夜不輟。雖貧無業。瀕於飢寒之阨者數矣。卒嚼然不汚其身。且以成其子之才。長函夏。以工詩受知安溪相國。有名公卿間。次紹夏。亦能讀父書。爲詩有風調。用讀課自給。天津舊家。能不汩於利勢。巋然獨存門戶者。孝廉一人而已。君既與津人齟齬。乃館於靜海鉉氏之別墅。曰遨鋪主人隱君子也。與君意相得。君暫歸。病暑。聞門人輩將就試。則力疾馳至館。是夜暴卒。貧無以葬。僉憲黃公崑圃聞而哀之。誌其墓。而徧告於賢公卿曰。孝廉力學潔行如此。而生死困窮。無以爲好修者勸。諸公相與賵賻之者。蓋數十人。贊曰。孝廉吾邑大廷尉迂叟王公之壻也。以就學徒家文安。予年十七。試童子。孝廉見其卷大奇之。且讀且索衣冠。趨造予家。時夜漏已二下。閉戶欲睡。聞剝啄聲甚急。家大人出視。君前揖曰。來訪郎君。家大人方愕。君卽誦予文曰。能爲某某語。豈難見客乎。呼予出見。劇談。聞晨雞始別去。遂爲忘年交。孝廉最愛予文。一篇脫稿。卽取去。手鈔而篋之。閒時吟誦。喜形於色。雖昌歜之嗜。未爲定論。而憐才樂善。高義固不可沒矣。孝廉勇於義。多激烈之行。某年會試。聞浙江省元伍涵芬歿棘闈。前素不識其人。則冒雨往哭之。行淖中。徧走所知。爲之聚錢以殮。不足。則袪其橐盡畀之。已乃典裘自給。其生平急人多此類。故修脯所獲。半以供脫手之贈。而妻孥往往有飢色。君之家世行誼。已詳誌狀中者。不復具論。其性情一往獨至。他人或不及知。則予所論次。頗以爲得其彷彿也云爾。

陳孝子傳

陳孝子昇者。字某。浙之諸暨人。生甫彌月。父幷其母絕之。而終身慕焉者也。杭之俗。贅壻者。迎之如娶婦儀。以婦爲家。遭親喪奔赴。而婦則否。持服爲位。朝夕臨而已。昇父孚贅於杭之周氏。父卒。周喪之如俗。孚怒絕之曰。焉有爲人子婦。罹大故而不哭於柩前者耶。縱及黃泉毋復見矣。別娶於徐。生子豕。孚本名儒楨。字無名。老蓮居士章侯先生子也。先生性孤介。受業黃石齋之門。文行皆第一。爲詩不束於格律。稱心而言。蕭散塵外。論者推爲逸品。餘溢爲畫。筆奇放。不規橅古人。而超妙入神。甲申後。披剃爲僧。意所悲歌感慨。不可以言傳者。一切寓之於畫。畫益奇古。士大夫寶之。並重其人。非獨以畫也。儒楨承父志。絕意進取。績學工文。蘊不自見。獨以畫名於時。得之者寶惜如老蓮筆。故號小蓮。小蓮喜遊。遊屐所至。莫不傾接延竚。而小蓮簡抗少可。好面折人。意所不屑。輒絕去。或欲得其畫者。非所欲畫。卻千金如敝屣也。與遊者率嚴憚之。然性亦稍褊矣。昇母既見絕。乃衰服毀容。屏居以鞠其子。子長而告之故。昇號慟絕而蘇者數焉。母謂之曰。我則已矣。而其血肖也。盍往歸諸。往而父拒不見。見弟豕。相與泣。各請所親。說譬父以百端。卒不許。泣而歸曰。父有豕也。母我而已。其敢以死請。謹身致養。奉吾母。無忝吾父。夙夜毋忘。猶朝夕於庭也。母疾病。泣禱於天。刲股肉雜糜以進。尋瘳。越歲歿。以毀聞。既葬。廬墓側。旦夕臨。聞其哭者。莫不流涕。鄉人相謂。咸曰陳孝子云。孝子有子名異聞。敏而文。江東人士多稱之。孝子念欲行求父。我往乎。異聞往也。我往而逢其怒。不可以再請。父老矣。其或見孫而憐之。則子固其子也。於是命子異聞北上。遇豕於京師

逆旅。邂逅談鄉故。乃知爲叔姪。則相持而泣。異聞述父意。豸馳報小蓮。小蓮喜。遣豸邀昇歸侍。曰。吾固知昇之能子也。更異聞名爲大本曰。吾且有孫。昇得命。奔赴江陵。而小蓮已卒。距昇至日僅二旬。卒不獲侍。孝子幾以身殉。自是屏絕人事。蔬食奉佛。日持釋典。旁及方書。治善藥。救人疾尼。見有人倫缺陷事。必多方匡濟。不遺餘力。蓋隱痛傷心。不忍人之有是也。年八十五歲。微疾。預剋時日。誦梵唄而卒。舊史氏曰。大本字兩遊。與予敍宗從。故詳知其家事云。孝子值人倫之變。能發聞州里。以孝傳。而終回父志。雖不逮養。固亦有命數焉。而終身之慕。益以成大孝之名。嗚呼。亦可以無餘恨矣。

幷太守傳 代

幷太守者。內閣中書舍人。出爲衢州司馬。擢河南太守。受命未赴。而卒於杭。衢人所尸而祝之者也。公苦節自礪。歿之日。臥無完褥。囊無一文。衢人巷哭者相聞。遂列其政迹。上之學使者。請以名宦祀。春秋世世無替。公之佐衢也。衢當兵燹之後。人物凋弊。又制府移鎭於茲。供應復繁。公至之日。蔬茹布衣。不受民一詞。不擅差一役。自以職司捕務。清嚴保甲。禁絕匪人。而諭民以孝弟力田。數年之間。民安盜息。非格於公之法。格於公之誠也。公天性孝友。十齡卽失其父。號踊如成人。及奉母以居。能喻顏色。學成。卽聚徒教授。得館穀以供菽水。而公妻贈恭人宮氏。以辟纊佐之。故母夫人甘腥無缺。及歿。克成禮以葬。喪三年。無愉容。又篤愛兄姊。赴衢之日。盡以田廬給諸兄子。以爲寡嫂之奉。而族子甥姪罹之困乏者。皆以自隨。至署共食粗糲。久而不厭。故衢人心悅其行而化之。其爲士者。相與願學而請業焉。公亦樂於作人。講學寒暑

不少間。一時士風振厲。才俊騰達。旁及金華嘉興二郡。季試所拔。皆素稱名宿。其遠者聞風感慨。以不得出公門下爲恨。當是時。公名震兩浙。諸上官各加敬禮。而撫軍趙公士麟尤愛重之。故多所委任。兩攝金華嘉興太守篆。及繪畫河山。催運皇木。分校文武闈。清丈西安田。諸欽部大案。咸以委公。公匪躬竭節。勤敏清純。不易佐衢之守。而勞苦過之。金嘉之俗素健訟。公化之如化衢人。而嚴飭屬員。禁革火耗。肅清漕白。兩郡稱治。去之日。襆被蕭然。身無長物。惟送者哭聲數十里而已。繪圖運木。供給皆稱貸以行。不動父老一塵。所過不知有官。民皆攜婦子。夾路縱觀。以爲歡笑。而西安糧地。至今平均。兩闈所得文武士。莫非兩浙之雋。撫軍趙公益重之。故調撫三吳。入朝陛見。上問循良吏。以四人對。而公其首也。詔以爲河南郡守。公得命。卽去署。僦居杭州。薪米之費。朝不保暮。時河南屬吏。遣役投批遠迎。所齎長夫公費約千金。公堅拒弗受。併其批還之。而自以典質度日。是時也。公已積勞而病作矣。無以爲藥餌資。遂不使醫診視。年五十三歲以卒。拏輿櫬不能歸。上官聞而哀之。各有所貽。而中丞馬公如龍時守杭。尤慷慨憤激。爲引以告同官。及三屬之紳士。讀者莫不流涕。遂援以北還。衢人悲思不已。既以其主從祀。復刊其惠政。流布兩浙。爲名宦第一。蓋公之所爲。皆人情之所至難。而坦然履之。未嘗自矜異。其見之決而養之有素也。公雖累世華胄。而家素淡泊。其在中書時。賃居道觀。瘦童羸馬。寅而出。申而入。盛寒酷暑以爲常。十餘年不覩妻子之面。所謂甘荼如薺。已定於平日。故出試郡。佐榮擢五馬。自視如諸生時。乃能有所樹立如此。公諱睦。字方思。世爲順天文安人。壬子舉人。癸丑進士。

贊曰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此兩言者人皆聞而誦之至若達不變塞始終一節允蹈此言者惟公庶幾焉予與公爲同年公貌恂恂不異中人而所守不殊海剛峰之清介嗚呼其過人遠矣

查氏一門七烈傳

七烈者查氏三女子兩婦姒一黃氏女子一廉氏母皆以亡明甲申三月城破之前一日致命於查氏之廬者也黃女查之自出廉母其女爲查側室同居同死故附於查氏云查氏四姑前己酉副榜忠之女適黃氏黃之族有顯宦附客魏者勢張甚黃翁勤於往還四姑私誡其夫曰權貴如冰山一朝傾頹禍其及我盍早自貳焉由是漸與之疎後遂絕及客魏誅黃氏之族幾覆唯翁一門獨完中年夫歿攜幼女依兄以居兄國英國才國英妻周氏嚴重有禮家政肅然婢八歲僮十歲即不聽出入視婦張氏若同氣張氏、國才妻也姜姿容幽閒婉順通經史大義事周如姑當是時二氏賢聲動州里四姑之依於兄也與嫂氏尤相愛每挑燈談古今節孝事娓娓忘倦幼女四人從旁聽之或至泣下四女者長字二姑周氏子次三姑、四姑張氏子黃氏幼女亦字三姑家人以其姓別之隣母四姑居於舅氏者也性並聰慧張氏教之讀書暫聞於耳輒了了不忘二姑好讀道書慕沖舉三姑博涉詩賦嘗自比班謝尤喜言烈女曰女子如是足以不朽矣黃三姑每謂二姊我於此間不置可否顧所遭何如耳時京師有老嫗能通幽冥言人死生禍福輒驗一日款門請見周氏家法素不通師巫至是國英已歿持門戶益峻嫗謂閽者曰我非有求於人汝家兩小娘子與我有緣特來相聞明年當仙矣言訖遽去二姑聞之頗自喜三姑曰彼所謂仙恐非

飛舉之謂。聞此嫗知人生死。吾姊妹纖弱如此。荷珠水月。暫結幻緣。或當不久於人世乎。因與黃女歎歔久之。時崇禎十六年事也。明年甲申三月。流寇陷宣府。京師纂嚴。周氏命二子允哲、允著、葺莊居榆垡。將往避賊。已猝至。攻城甚急。十七日。外城陷。國才倉皇謂周氏曰。內城破。不移時矣。吾查氏三世居京師。爲民望。與國俱滅無恨。奈弱累何。張氏、黃四姑、廉氏母女皆在坐。廉氏者。國才之妾。其母寡無子。依女以居。性柔厚。能以婦職修其女。周與張皆重之。稱爲廉母云。周氏從容言曰。叔無慮。未亡人幸以清白之軀。從爾兄地下。極甘。何苦爲。國才顧謂張氏曰。嫂未有命。吾不敢言。今既決。大事畢矣。合受我拜。則趨前拜。張氏四人同聲應曰。孺人就義。我輩忻相從。國才曰。善。依然一家人也。周氏趨召四女至。語之。二姑曰。兒等志已早定。俟母命耳。各自袖中出所翦髮以示。國才揮泪狂叫。眞不媿我家兒。忽門外呼聲動天。人足音如萬馬騰踔。周氏急麾國才出。卽翦髮羅拜天地及先人。列縊中堂。幼女四姑先投。隕不死。急奔井。若有物挾之上。復來投縊。周氏曰。兒無怖。死甚易耳。遂以次就縊。黎明。內城破。賊引衆入。見顏色如生。疑未死。以刀徧撥之。乃信。遂盡劫其藏以去。國才至暮。始得歸。殮。唯廉氏與幼女四姑二繩欲絕。胸中猶微温。解之而蘇。同縊者九人。死者七人。周氏年四十四。張氏年三十六。廉母與黃四姑俱長於周氏二歲。二姑、三姑、黃三姑俱年十六。是時允哲已聘劉氏女。旬日前。劉翁聞寇警。卽請送女。周氏固辭之。劉翁舉家匿孔子廟中。獲免。國才立遣廉氏及幼女往劉匿所。三日後。亂稍定。乃出。廉氏卽求度爲尼。年纔二十。幼女後適王氏。今八十餘矣。縊時年十四。此二人之絕而復甦者。天也。其志節固與七人爭烈矣。

贊曰古烈女之捐軀或有強暴偪之於前或有不共戴之仇迫之於後於是慷慨一決義無反顧今七烈勢未及此預遠侵辱從容就義此所謂見危授命者也士君子猶或難之夫死生亦大矣苟可須臾無死猶思僥倖萬一然逡巡不決致成千古之恨者往往而有偉彼七人非其見幾之明而養之有素曷克臻此哉尤哲所聘劉氏早寡亦能守志撫孤繼三世如綫之緒至以苦節動當宁而脫其子於罕羅何查氏之門貞烈踵接若是嗚呼其所從來遠矣

孝惠姜太君傳

孝惠太君其氏姜吾母之女弟也姜氏自蒲汀大中丞起家明慶歷間以方直沈毅爲世名臣德配王夫人相之以恭儉閨門肅然儼若朝府當時家法推姜氏故姜氏之女多賢成其夫與子名行爲公卿中二千石者多矣下亦不失科第爲令長身享其祿抑或沒而受貤贈焉曾外祖太守公六女皆貴高相國文端公夫人其著也外祖恭持公爲太守家嗣至性孝友外祖母紀孺人克成厥志家庭雍睦中外親黨以爲矜式女五人吾母最長太君第居四外祖父母嘗奇愛之曰吾女二三皆不祿小者性婉而氣塞昌人之家而食其福者其在長與四乎時郡國求者甚衆皆不與已而以吾母歸先大夫太君歸任邱文學李公小鉞焉小鉞父陶字淑井河間高士也成順治丙戌進士自以年少學未優辭吏部結廬幽境探墳籍窮博極奧然後出就選人得沔縣令未幾以不能俯仰上官引親病解組歸遂絕意仕進以林泉自娛夫人邊亦具林下風論者有鹿門之目然性俱嚴重課耕問織臧獲每不中任使而淑井公好賓客喜飲角

里西園之侶。往往與問字者遝至。肴核醯醬一不當。輒恚怏不舉。七邊夫人中年善病。嘗力疾視饋。猶苦不辦。自得太君爲婦。內外之事。壹切任之。淑井公家事不甚豐。田園所入。衣食之外。歲時問遺。伏臘祭祀。僅而能給。稍不節則匱乏。是憂。太君益之以勤。而身之以儉。僕婢無冗食之人。田蠶場圃無不盡之利。粒粟絲縷無不適之用。家以益饒。而身與子女。糲食疏衣。獨以奉大家。供賓祭。豐腆優裕。不計所費。而又先幾承色。無不曲當堂上意。於是淑井公夫婦怡然安其養。每嘆曰。吾今而後。始知有子婦之樂也。太君外婉順而內強毅。作事必有本末。人情所不能忍者。獨任之而無難。故卒能康其家而成其志。吾母亦然。方來歸時。門戶鼎盛。而婉約自如。及家業中落。歲洊饑。煙火縷通。而奉孀姑。相夫子。撫稚弱。卒瘠黽勉。用濟艱虞。未嘗憂形於色。洎不肖有官祿。諸孫皆躐科名。亦處之夷然。終不以自喜。蓋所見者大。所養者全。故不以物遷。其沈毅不回。殆秉之祖氣而然。此外祖父所以早見而並稱之。可謂知言也已。邊夫人病疽經歲。太君日夜侍。進饘粥。嘗藥餌。手湯熨。躬浣濯。不以委婢妾及將劇瘡潰。血淋漓。氣甚厲。邊夫人自嫌。卽子若孫。亦不令近。惟太君服事無暑刻離。惟恨無以分其痛。而不復知其穢也。時子女有未離提抱者。啼號若不聞。卒未嘗一顧。及出而相見。幾不相識。其專誠若此。此非人情之所能也。昔先大母病。歷十旬。而吾母侍側。衣未嘗解帶。目未嘗交睫。下至廁牏。皆手自奉。大母臨終顧嘆。願汝子婦事汝。如汝事我。聞邊夫人之沒。亦爲是言。嗟乎。太君與吾母。洵可謂兄弟矣。淑井公自喪邊夫人。居嘗寡歡。太君所以事之者惟謹。一味一觴。皆手調而後進。淑井公每爲之加餐。公晚年愛獨坐。太君偕小鈱公。率子女竚俟門外。雖

嚴寒必蘊火相守不安寢終不敢去迄公之沒以爲常小鈱公獨子也兩罹大故棺身之附皆誠信如禮若不知子立之苦蓋太君襄事之力爲多云淑井公未葬而小鈱公卒既連遭大喪又歲比不登生事漸迫太君益勤苦節嗇拮据凡數歲而養生送死之具漸備遂舉兩殯而葬之如禮心力癉瘁至於嘔血不顧曰未亡人所以終李氏之事者獨此耳事幸而集死固吾分也聞者莫不感動流涕焉年八十有四卒宗黨私謚曰孝惠然當於其行事之實則私也而公也

論曰周易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夫剛形於所動似體柔而用剛然方其德也靜其體也靜而不剛動於何有是體剛而用柔也太君容温而辭和平生無疾言遽色而卓行特操乃若此豈所謂用以永正以大終者歟是可以爲坤德之全古所稱女宗近之矣故論次而爲之傳

巖將老太公傳

蕭山縣金燕山之麓有巨石臨溪能與水浮沈相傳巖將管公爲人時釣磯也公兄弟三人佚其名世居縣南之管村義烈雄武力能扛鼎家貧以漁樵自給後唐清泰間縣有妖人周昃青者能扞笠騰空作諸幻怪所居山曰董家大尖峯巒險絕石林立侔劍戟人莫能躡青飛而上下疾於鷹隼民間娶婦有美者輒劫而淫之以故婚嫁之女皆蓬垢蒙巫者冠服以避青患然故不免公等不勝忿曰誓不與此妖共戴日月乃與鄉氏董戈十五謀爲女子粧衣服綵纍鼓吹而過青所以誘致之青聞果飛至公等不拒紿令俯而跽纍前請新娘子遂出不意斫之墮其顱青屍蹶然起立頸血湧洒如霧雨振臂搏攫與公等鬬震

撼山谷。凡七日夜乃靖。已而事聞於朝。勅封太尉。一贈惠民侯。或曰。太尉公兄弟。惠民侯則董戈十五也。然無所考據。亦莫能詳焉。蕭人德公等作廟於鳳凰村。肖像而祀之。凡水旱癘疫虎狼之患。無不往禱禱輒應如響。閭閻婦孺。皆稱爲巖將老太公云。墓在十一都第二圖。

贊曰。昔蔣子文生時。嘗自謂吾骨青。死當爲神。已而果然。管輅亦言。吾但能泰山治鬼耳。豈人之爲神者。固自別有一類耶。禮言生有功德於民。沒而祀之。其人不必自神。而民神之則神矣。管公等力除妖厲。功德宜俎豆。而事迹之奇。有非人之所能爲者。是未沒而已神矣。蕭人尊其所親。率曰太公。而冠之以老。蓋將祖父事之。獨未達巖將之義。豈以其處巖穴而立奇勳。故云爾耶。

歐陽際隆事略

公名永昌。字際隆。姓歐陽氏。系出廬陵。其先有國勳。世官所部。遂爲貴州人。文安令張侯其友也。張侯曰。某交際隆若干年。其家能乂以睦。穆穆棣棣。作息食飲。咸就法度。際隆之與余交也。視吾父猶父也。家相去三十里。嘗以朔望至而拜於庭。得珍鮮。則馳以獻。久而不輟。某至際隆家。太夫人亦以子畜之。際隆好客能飲。予每至。則觴詠竟夕。太夫人盛供具。不寐以待。以爲常。際隆於書無不窺。尤喜離騷。與予飲。則奠巨觥屬予。一觥盡。則背誦九歌一章。不遺隻字。予既醉而際隆猶琅琅不休。蓋博聞強記。其天性也。予生而子立。無兄弟之親。在先大人前。獨與影俱。一旦承父命。遠宦數千里外。先大人獨一子。不置之膝下。而令其遠宦數千里外。咸以吾際隆在先大人子際隆。某兄際隆。際隆豈今之人哉。先大人素強健。忽而病。

病而際隆侍醫藥病而歿歿而際隆手含斂斂而執喪受弔如親子姪是後必十日一至喪所潔奠哀哭而後去然則某有父而際隆父之際隆眞吾兄也蓋張侯之言如此邑人陳儀作而言曰異哉古所傳良友相與更患難託妻子相然信以死竊謂今世不復有是人儀雖少不敢過不肖其身竊欲追古人之萬一然自料生平亦不敢望有是事乃今而得之古之人不吾欺也吾雖頑鈍未嘗入於非人獨恨不得見歐公而友之耳今之世而有古人古人豈不可學而至耶雖然不獲友歐公而獲事張侯侯之來也邑方災祲侯爲之請命以去就爭之侯愛人以德治未三月而人爭傳誦其言動以相聳勸非若人無以得若友今不幸以父憂去官儀既恨不見歐公而於張侯之去尤有感也退而書之時以自勵焉

趙節婦事略

趙氏父楚臣婦於董明樓子爲農任家莊康熙辛未夏賊船奄至露刃登岸莊之男子走皆匿澤中婦女惶急無所避氏見執義不受汚賊以白刃加其頸曰不從斷頭矣氏辭色不屈願速就死罵賊愈厲賊怒反其刃之背以擊之氏讙痛手持其鍔賊遽抽刃而腕與掌俱落出血淋漓滿地猶呼且詈不絕口賊亦爲之愕適他莊救者至乃委之而去頹然臥血中夫與姑來舁之歸幾死者數矣創既平一手廢不能舉是時年十有六也予聞而義之作壯哉行歌其事屬而和者數人明府張公亦嘉其節明年編戶口爲復其父與夫二人

陳學士文集卷十一

記

王氏別墅記

王氏別墅在天津東南十有五里距大河數十步風潮震夜則汩沒之聲崩屋撼枕也四面無鄰土垣周繚可五畝許茅屋十許間軒窗疎豁雜樹數株扶疎掩暎雖位置不適而野趣自饒主人以予愛竹植一叢所憩東室外風來瑟瑟作聲夏月取涼露坐不聞更漏惟視星月爲候往往聞鬼聲嗚嗚村人曰狼耳後每聽聲所發便同生徒輩尋逐之以爲笑樂午飯後徐步河干東望渺瀰潮上海門濤頭如數點鴉須臾而至則漁艇風帆颯颯也雨過林光如沐蟬聲乍咽聞之爽然秋思唯秋冬之際曠野蕭寂風自大荒來欲攜蓬笠而走其勢恐人劇雪之後飢鴉餓鳶啼號振空林令人作墟墓間想然於斯時發奇談以壯魄挾幻彩以破空二三子奕奕神王轉覺城市中擁鑪垂幕羔酒徵歌墮熱劫而失冷趣也當是時予自謂羲皇上人津人士視之亦如方丈圓嶠得一卽以爲靈境而華門獨樹若施行馬望之逡逡不敢便入唯老農漁父闖然相尋雖主人不輕來過予據而專之蓋三四稔矣及至輦下時時夢至其處居然坐茁軒揚眉抵掌掉舌縱臆而生徒或默以頷或笑以頷或目以受或俛以思而予口津津覺青蓮花香生齦齒間莊周爲蝶自喻適志也抱疴以來耳中常作濤聲蜩螗之鳴乍大乍細第一瞑目則不知身在何許

彷彿天風吹我還到舊遊枕流漱耳臨風聽蟬洒然會心不覺病之在吾體阮亭云仕宦幾人爲令僕十年冷落鵲山湖若予村塾之適雖十令僕不易耳嘗聞造物最惜清福不以與人予之薄劣乃橫據他人所有而潛享之豈不折卻十令僕耶人生會有得意時予一生得意乃在荒墟茨屋中受領已極自今言之如武陵漁人出桃花源既迷不復得路空向外人稱道如此只同說夢也

借餘軒記

卽院落之餘地借三面之繚垣以棟以楹不雕不繢可以燕息可以晤言此李公借餘軒之所爲作也公以大司馬制越令行化洽九年冬詔入覲次年五月攝大司寇七月奉命節制是邦借也越人日夜望公歸羣出其力爲公建使院崇極而趣成之時時偵於江上相驚喜告公來者日以數焉是邦之人聞之而懼曰公其無意於圻人乎雖旌節之不久淹然願借寇君一年出治越之餘者以煦我我亦已幸矣已而聞公作是軒也則囅然喜曰公其卽安於是歟不然以錢塘之雄富湖山之佳勝而使院攬其全其視茲軒不過一茨耳公乃作之而俯仰燕息於其間也若素其於彼也若忘則我邦之人其可以稍慰矣八月念有七日軒成而予適至坐其中者移晷公謂予名之遂名之曰借餘以誌公之簡且從民所望也或曰公之自致於君也心無餘其獻替也言無餘敷政章教以咸民也力無餘爲越人籌興除規久遠也思無餘察民情之拂愉辨吏治之臧否耳目無餘今曰借公之餘以煦我顧公安所得餘而借之予應之曰無餘者盡己也盡己者忠也忠則一一則約反是貳矣貳則紛矣憧憧然利害得失之念交營接搆於心思

耳目言動之間。日不暇給。而又焉取餘哉。今公一忠自靖。不知其他。譬之水焉。恃源而往者也。挹之而不盡。酌之而不竭。不擇地而施之。而無不足。然則公之無餘者。乃公之所以有餘乎。餘則可借也。以之名軒。胡不宜。

游園記 代潘老師爲莊親王作

游園、非園也。園者。占形勝。治臺榭。激爲清流。散爲疎林。抗而爲山。墜而爲谷。極窈窕之觀。窮往復之致。而游園皆無之。然而有堂有亭。有軒軒如。有齋齋如。庖湢廩廨。凡園所宜有。以供日用食飲行坐徙倚者。罔不畢具。而其趣之勝。一寓諸游。游而山。則帆隨湘轉。青逐人來。橫嶺側峯。皆園中之邱壑也。游而麓。則懸蘿深箐。煙條風菜。飛香雨紅。皆園中之林樾也。游而水。則驚濤聒天。澄泓無地。虹飲月浴。螺鳴鯨擲。皆變現乎軒窗之下。是卽園之陂池也。游而野。則綠疇千頃。青畦百畮。墟里孤煙。柴門獨樹。皆掩映乎欄檻之外。是卽園之場圃也。游之所至。無非園者。園之所至。無非游者。昔人以畫舫名齋。而齋不遷。以浮槎名亭。而亭不移。夫朝夕於斯。縱有幽泉邃石。嘉花美木。而耳目之境。厭於習見。性情之遇。無復新賞。雖梓澤金谷。皆陳迹耳。惟張志和泛宅浮家。可謂與道偕逝。然江湖散人。游方之外。心迹雙寂。理固宜然。今主人以千乘之尊。忘情軒冕。寄趣煙波。心有天游。境通日涉。推此意也。殆將憑虛御風。淩滄溟。超崑崙而游乎六虛之外。所謂十洲三島。吾烏知其非園也耶。善乎主人之自謂也。澹然已足之懷。竊有獨喻焉者。夫有人者累。見有於人者憂。澹然已足。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優哉游哉。送君者皆自崖而返。君自此遠矣。

重修廣濟橋碑記

有橋於新橋之西者。其名廣濟。其長如干步。其竅七。其高如干尺。其廣如干丈。其成以五月某日。其董事工者。安州賀生昌祖。其往來巡工者。清苑李丞逸客。經其始而觀其成。則守保定倪使君象愷也。新橋在安州西二十餘里。跨府河以濟行人。東自安州。西自清苑。南自高陽任邱。北自新安容城。往來皆取道焉。而府河挾一畝雞距諸泉。匯祁蒲曲逆之流。每夏秋雨集。溢岸騰涌而來。新橋之下。不能容也。則旁齧橫奔。而道爲之絕。於是民又橋焉。東曰普濟。西則廣濟。蓋以濟新橋之不勝濟。普而廣之云爾。二濟中廣濟最衝。則最先圮。賀生昌祖。以父志葺而復之。僅三竅。去夏水大至。則又圮。使君賑所部過之。曰。此不修。二橋爲無用矣。行者病。居者亦病。有應於旁者曰。唯然。前之圮也。或涉而溺焉。有楊生攜孫赴塾。俱沒於是。三日浮出。孫猶抱其頸未釋也。吾父感焉。誓復之。未及而歿。囑予爲之。予與二三父老勉爲之。今復以水毀。今不能矣。詢其名。則賀生昌祖也。使君曰。重勉之。予助汝。於是出俸金爲之先。且曰。橋不勝水。卑且狹而基不固也。堅而底之。抗而崇之。延而長之。庶其可。於是命李丞喻居人以復橋使宜狀。衆情大洽。於是賈效其貲。工效其技。農效其力。不數月而橋成。加其舊三之二焉。假之虹如。仰之月如。雖有淫潦。弗可毀也已。於是刑牲徹伶。祀橋神而落之。於是賀生昌祖。介張天池侍御。而來言於予曰。此倪使君之賜也。請書之石。以誌使君功。以勸來者。予謂之曰。凡人之能於其事者。必有餘於是事者也。人之克舉其官者。必有餘於是官者也。夫以一人而察十七邑賑貸之當否。目不給視。耳不給聽。心思不給慮。僕僕往來。猶濫

且遺是懼。而遑問一橋乎哉。今使君所至。吏革其僞。民獻其情。井閭之間。求得欲給。而心思耳目。閒閒然若無所事。因以其暇。考山川。釐疆域。烝孝秀。咨髦耆。旌隱節。懲姦慝。章教訓俗。興廢舉墜。無不於是行也。行之一橋何有。而以爲使君功乎。侍御曰。乘輿以濟孟子譏之。川無橋梁。單伯傷之。於其細可以見其大。此橋之修。固使君之餘也。獨不足徵使君之餘於事。且餘於官乎哉。予曰。然。遂爲之記。

有竹齋讀論語記

論語非書也。孔子之言也。若大學中庸及孟子七篇。則書也。非言也。孟子雖具載問答之節。而篇法指敍。都經撰錬。則當作書觀耳。惟兩論描摹聖語。略作裁潤。而餘音生吻。隻字單詞。冷拈虛綴。其所本無。無一毫增。其所本有。無一毫減。雖謂孔子與諸門人至今存可也。予之讀之。不遽探其意而先求通其詞。而欲通其詞。則不敢忽其字。晰其字以思之。字與字之際。有自然會者。詞之所從生也。離其詞以思之。詞與無詞之際。有自然合者。意之所從出也。或一時而得數章。或盡日而得一章。或經旬而無得焉。功不敢迫。期之以暇。眼不敢熱。伺之以冷。要以開記者之生面。遂以博言者之本情。凡四閱月而評點以過。非云有當於論語也。又非云有當於讀論語者也。蓋隨讀之而隨得之。隨得之而隨識之。識其所得。得其所讀。其斯以爲有竹齋之讀論語乎。

江南戊午鄉試正主考熊公追思碑記

公之典試是邦也。其歲戊午。去今三十有五年。更十有一舉。然而人之思公也。歷久而彌深。其才而屈者

曰吾恨不遇熊公耳公之掄才如九方歅之相馬略其驪黃取其神駿萬馬過於前而騏驥無遺者爲駘款段不得邀其一顧也拔七十三人於萬衆之中得者不以爲倖失者不以爲屈吾輩於此時而不售斯可羞耳若見放於庸人固其宜也其學而貧者曰熊公天下之賢主司也不以萬金易一士方受命之初權貴人爭囑其子弟親戚公一切拒勿聽有挾重賂遊之塗而致之邸者閉門不納踰垣而入公怒叱將執之愕而逸去蓋公之言曰江南才藪預試者數至萬而解額纔七十餘人耳銖稱寸度以當其取舍猶恐失之若內怵於權貴而外沒於賂遺何以對朝廷而服多士哉濫一人則失一士失一士即蔽一賢蔽賢之不祥其無後乎是言也至今人猶誦之時功令方嚴磨勘獨江南內外簾官無一人掛吏議者司寇魏公象樞頓首公之邸署曰吾非拜公爲國家得人慶也當是時孤寒力學之士久阨場屋者拔取殆盡吾輩不幸不遇公分老死牖下矣嗚呼上之選舉下之趨舍從之才者登不才之愧也學者登不學之師也人人爭自磨礪攻其業而殫其能絕徼倖之心鄙章句之陋恥奔競之習成茂異之風上可以光邦家下可以儀鄉國其補於作人之雅化豈小也哉夫逢年者獲力田者怠矣倚門者售刺繡者荒矣榜發之日士氣索然抱璞者泣於途吹竽者譁於市至此而益歎熊公之不可及也方今聖天子崇儒右文興賢造士固已軼近代而追隆古矣廣兩試之額愼選才之選寬閱卷之期切切焉若惟恐抑一才而失一士士生於此豈非千古一時哉而江南一省被養尤深是以窮巖深谷士氣奮揚雖章縫之老髫齔之童皆知朝誦夕摹求一當而自效於聖明之世夫上之求才如此其殷也士之自厲如此其至也所以合風雲

之契者。獨在賢主司耳。而苟有庶幾熊公其人者。體天子側席之心。念多士乘時之意。公以防其僞。而明以得其眞。則作睹之美章。泰交之盛成矣。嗚呼。九原不作。吾誰與歸。是以十二郡之士。以不及遇公爲恨者。共謀紀公之事於石。揭之孔道。相與瞻仰而流連。猶夫峴山墮淚之碑云爾。公諱某。字瀚若。江西南昌人。典試時。官太僕寺少卿。歷官工部尚書。公子某丙戌進士。官翰林。孫學熹。領乙酉鄉薦。學烈。癸未進士。方將雲蒸霞起。繼其家聲。以此愈信賢達者之有後也。

天津關部布公去思碑記

國家臣一四海。聲教所訖。遐陬僻隅。莫不奉職。舟檣通乎溟渤。八方萬國。商旅輻輳。水土百物。雲奔霧集。會於天子之都。而天津引河控海。爲之管鑰。故榷關之任。重於他邦。苟得其人。則柔遠附疏。宣上德意。使嵐煙瘴雨之鄉。翹首企足。如恐後焉。非特區區財賦之間而已。布公以內務府某司郎中。來蒞是任。視事之初。按數簿籍。集僚吏肯役於庭而命之曰。賦稅業有成額。朝廷所取者廉。徵示抑末之意。而不盡其力。所以恤商旅。通財用。招懷遠人也。足吾賦。稱吾職而已。唯是額外之求數以急。屑屑爭細民之利。非朝廷意。於是出令除苛稅若干事。人皆樂之。公廉於己而察於物。勤於職而周於德。每旦日臨水次。舳艫銜尾。以次第親納所入。役無假手而視其貧者微者。立遣之無所與。計偕之士。黜謫之員。無所責焉。歲額之數以足。而不贍其私。故上與下皆濟。於是東南六路之人。無羈旅愁嗟之聲。估客晝眠。棹歌暮唱。人人有以自得。則公之所以柔遠附疏。宣上德意。而使千萬里外。識朝廷之寬大。而不貴貨財。莫不聞聲赴響。慕義

無窮。功何偉哉。以故卿大夫同官於此者。皆重公之德。而樂聽從其言。釋紛決疑。所裨宏多。而商民之親被其澤者。其爲感且頌。更何如也。冬十月。公既入朝報政。行將大用。廣其施於天下。而惜公之去者。謀紀公之德於石。而請予爲之言。予謹錄其大者。以爲後來勸。

張氏新塋碑記

玉田縣有新塋於中灘莊之原。若堂若斧。纍纍相望者。爲張氏之兆。其孤賓國。以雍正十二年十月某日。舉其五世十有三喪。至自江南。而窀窆於斯。其上蓋通議大夫鎮江參領諱大魁墓。賓國之曾祖父也。配淑人姚、周、金祔焉。其左則鎮江防禦諱士儀。賓國之伯祖父也。配宜人王祔焉。其右則朝議大夫淮安府徐屬同知諱士伸。賓國之祖父也。配恭人白祔焉。次則賓國之父河工效力州同諱廷藩。祔以母金氏。次則賓國叔母佟氏。其下則賓國弟妻畢氏也。計距其歿時。遠者數十載。近亦十有餘年。旅櫬異鄉。緜歷春秋。魂魄有知。殆不勝羈棲飄泊之感矣。一旦聚族於此。祖孫子父。昆弟婦姑相依也。泉壤之下。不已暢然無憾歟。人所以貴有賢子孫也。其尤難者。賓國八齡而喪其父。又二年。祖朝議公即世。伶仃孤露。幾無以自存。稍長北歸。依親懿以餬其口。因爲之持鹽筴。所入稍豐。數年之間。約縮身口。妻孥之奉。錙銖累積。卒以歸累世遺骸於數千里外。成禮以葬。可謂賢矣。夫人家子孫之賢不肖。大抵衍餘氣於前人。賓國之祖朝議公。循吏也。三宰劇邑。俱有異政。初仕爲容城令。不忍逃人連坐之濫。所出數十人。亦用失上官意。降調去職。再起令黃陂。黃陂紳士多姿橫。公訓以禮而裁以法。政教大行。以叔父觀察湖北引避歸。送者數

百里勿絕。其令仁和也。卻萬金之賂。攖撫臬之怒。卒殛巨豪於獄。以雪民婦子剖腹之冤。杭人相慶。若除猰㺄然。以是聲震兩浙。用舉者擢牧江南之邳州。未幾。復以罣慞降秩。效力河上。積年勞乃得淮安郡丞。非其好也。卒於官。貧不能歸葬。越若干年。而孫賓國始奉以來。從其父兄攜其子婦安魄體於新塋之內。論者謂公之賢。固宜有後。而賓國以孤弱之餘。能自成立。以盡於大事。則公之餘慶有以佑啟而默相之也。新塋在雲梗之隈。環抱縈帶。形家以爲吉壤。張氏之復興。其可俟也已。嗟乎。世之達官貴人。墮節冒禁。貪營多藏。爲子孫無窮之計。而不知適以供其淫僻侈蕩。成愚不肖之行。俯仰之間。無復子遺。至於鬻墓石。賣隴樹者。不知凡幾。以視夫張氏祖孫何如也。故爲之書其碣。以揭於墓。以爲爲人子孫者勸。而因警其爲祖父者。

新安黃氏享妣專祠碑記

新安黃子以禎。爲祠以祀其先妣三十六世之主。五載而後成。將志其事於石。以昭來許。而請言於予。予徵之曰。祠專妣矣。若祖何。黃子曰。黃氏之祖之有專祠也。舊矣。不知所從起。自始祖呑而下數十世。昭穆可數。而妣主闕如。歲時之薦。右不及母。吾父每用爲憾。父幼而孤。賴先王母飲冰茹蓼。撫以成立。母氏之恩。勤荼苦。倍知之矣。易簀時。顧禎而訣。以母節未旌。妣祠未建。終不瞑於地下。禎其敢一日忘。歲乙酉。王母既邀表閭之典矣。建祠之志。蓄之廿餘年。而禎已五十有三。亹亹過中。時不可以復待。乃倡宗族而成斯舉。亦猶行吾父之意也。予曰。祖既有祠。何煩更作。爲妣主而祔以享焉。禮也。黃子曰。曩者吾父嘗圖之

矣。黃氏世本江夏。自太守績官新安。因以爲家。再傳章。葬潭渡。子芮廬焉。子孫因聚族於此。自章以下。先妣氏族皆牒具。以上則無聞焉。宗祠之始。其在太守之後乎。遡祖宗之在江夏者。僅傳名與世次而已。厥配既不可詳。故闕其主。後世因之。妣沒不祔。示不敢加於先人也。予小子嘗於禮。敢易舊制。計惟有建專祠。奉先妣之氏族可稽者。以伸其私。或先人之所許。而秉禮君子。亦可憐而諒之者也。蓋吾父之言如此。顧費不貲。力不逮。遂齎志以歿。禎嘗痛之。故嵩身勞心。積廿餘載。乃克就此。不知其非禮也。予感其言。俛而思。仰而嘆曰。禮起於人情之所不安。專祀祖而不及妣。人情之所不安也。太守公以上。厥配無考。而後之子孫。居然各祔其妣而祀之。有加於先人。亦人情之所不安也。不敢加於先人。而三十六世之妣。遂泯然無祀。又人情之所不安也。積三不安而權宜之。於是建專祠。以奉妣之氏族可稽者。以安厥考之心。並以安厥先祖若宗之心。黃子可不謂孝乎。夫孝、禮之本也。孝無定則。心安爲大。禮無成迹。致孝爲大。黃子嵩身勞心。崇本追遠。可以厲俗。可以式後。嘗誦小雅大田楚茨諸什。皆公卿有田祿者。力農奉祭之詩。夫務本節用。而後能長守其富。以禴祀烝嘗。故羊羔素絲。與采蘋采蘩相表裏。今新安士大夫。多業鹽筴。稱素封。是亦其田祿也。予官此七年。每以崇儉爲禔俗之要。亦浸浸化矣。而黃子每爲之先。既大茂以實。暨其成也。一歸於仁孝。予故嘉其志而略其禮。用以示其後昆。

陳學士文集卷十二

祝文　祭文一

祭龍神驅怪文

惟天子至仁心上帝之心事下民之事特命怡親王興修畿輔惟王奉上意竭誠而致行之乾乾翼翼寤寐弗釋於懷惟下民受上恩深厚罷勉趨事罔敢言勞長隄之役涉波負塗尺積寸累朝夕惟風雨是憂用祈呪於明神惟下走儀適以其時至實懼且憂率畚鍤之夫而虔禱於堂下神如佑諸則以分龍日無雨爲應惟奉若天道效靈於天子自是歷三旬不雨以無墮我成功今七十里長隄屹然波中者皆神力也而善來營之西洄流漩洑波濤險怪倏忽起滅實有物以憑之頹岸十餘丈隨補輒壞至於再三水工爲之束手是以上廑王慮遣官遠來將欲分流複埭以避其勢夫明盛之世百靈效職茲何物怪狡焉思逞是敢於違天慢神妒禹工而病堯民也蟻穴可潰金隄矧此異類傾處岸側憑陵水勢蕩齧土工不亟屏除終爲大厲用敢昭告於明神仰藉威靈驅之遠徙期以三日羣醜盡行俾瓠子之安流庶宣房之永固馳聞朱邸上達楓宸必將褒答神功崇其廟祀惟神鑒之

祀龍神祈晴文

惟天子大聖奉天之道而致力於民特命賢王巡行郡縣興除水利害區畫條理甚備百靈效職唯神之

功甚茂而章方六月水大至下民之執役者望雲而咨願假晴霽旬日乃自分龍不雨至於浹月環視鄰邑潰防決岸者踵告惟茲長隄蜿蜒洪濤巨浸中尺寸累積豕塗燕泥其勢不烈於此矣迄無墮我成功豈人力也哉隄以內杭稻二百頃半已登場精米之在市者斗錢二百災祲之餘人果其腹皆食神惠也而善來營物怪憑流洄漩頹岸仰耕靈爽近已順安萬口嗟異僉曰神實驅之凡茲顯濯儀不敢隱具以報王今隄工幾告竣矣比日陰翳日氣不舒時有淒雨乘以冷風人夫寒栗何以出入波中取塗泥而致之隄上也工作有程欲已不可欲速不能八月行盡矣九月肅霜我功如何夫憫小民之勞增其傭值而邀惠於王者下吏之職也司風雲之變假我晴暘而得請於天者明神之力也當大雨時行之會尙能掃豐隆驅列缺鞭雨工而去之況茲太昊執矩之日秋陽發光之候乎唯神斂其噓氣扇以清風杲杲日出溶溶波暖民氣奮樂康功用迄答賢王昭格之誠膺朝廷明禋之典豈不偉與下吏儀願充祝史虔告於明神惟其鑒之

祈雨文

維天仁覆下民貽之嘉種俾粒以乂維山川百神受天寵靈宅茲隩區用能興雲使物水下土滋百穀俾歲功成是以國家秩之視公侯而祈報之禮有加焉維皇帝體乾用九所以事天者甚至之綱之紀懷柔百神宜各效乃職雨暘不愆以害用承皇帝所以若天仁民之意乃今年春雨不時至來牟鮮登是使吾民不獲受厥明也皇帝憫之入夏以來雨不破槁禾苗卷局農嗟於畝米踊於市用廑上憂夙夜內自省

蔬食露禱。質躬於天。申命庶正。致虔告於明神。而切責其不戒。庶正惶懼駿奔。深自咎不職。無所逃罪。然下民何罪之有。夫庶正百神。幽明合職。均承帝命。以下字民者也。庶正墮職。不能宣上德意。神宜糾之。不宜移怒無罪之民。而屯天之膏。負皇帝若天仁民之意。其若神職何。乃蠲乃簠。昭鑒不遠。再拜而作迎神之歌曰。民乃神之主兮。天則民之母。爲子請命於母兮。如攜斯取。苟立視而不以告兮。毋乃廢主而曠守。吾有以知神之不然兮。將請於天而恐後。天命神爲雲兮。雲則神之裾。天命神爲雷兮。雷則神之車。被雲乘雷兮下斗墟。援北斗而挹天河兮。澤九州焉有餘。神延竚而誰竢兮。雲冪冪而愁予。

祈雨文代李制臺。

惟上天致無已之愛於下民。如慈母之育穉子。有時譴怒。以警不若。而亦噢隨之。故災沴偶加。旋卽貽之以豐稔。凡去秋被水之區。夏麥大登。所以償之者倍蓰。而水所不到者。收獲不及焉。以此見天心之仁愛斯人。弭其患而補其闕。未嘗頃刻置也。惟明神奉天之命。作鎭龍於茲土。自當以上天仁愛斯人之心爲心。我皇上體天子民。視之如傷。飢溺由己。自去秋偏災後。賜蠲賜賑。議糶議貸。凡所以爲斯民弭患補闕之計。蓋已無微不盡。無遠弗屆矣。惟職承乏於茲。所以仰承德意。下布聖澤。俾斯人出飢溺而獲安飽。任大責重。與明神作鎭。體天愛人者等。神鑒昭明。其敢頃刻怠忽。使皇仁有不下逮。自蹈慢民負天之罪乎哉。然而可以自盡者。人事也。無所用力者。天時也。今小暑已過矣。民間望雨甚急。而天澤不時霈霈矣。而弗徧。徧矣而弗久。故秋禾之早者弗長。晚者弗苗也。有麥之地。待雨而種。不雨則種弗及矣。無麥之民。以

雨爲秋。不雨則秋無望矣。至於山阪沙壤。黑埴赤墳之土。所在皆有。農人秉耒而嗟。婦子仰天而嘆者。不知凡幾。此皇上所宵旰焦勞。職所夙夜疚心而無所用其力者也。且去歲不雨。至六月一雨。而水以成災。雖晚稼薄收。而擔石無餘。薪樵莫給。賴上之德。以延至於今。今復無秋。則轉徙流離。將在目下。天心仁愛。所以弭其患而補其闕者。甯獨恝遺於此類哉。皇上深宮齋省。對越上蒼。則既以斯人之疾苦告矣。惟神與職。共鎭茲土。奉天承君。一心無貳。天時過中。而人力無施。職不神之告而誰告也。若職有愆尤。不能逃神之覿。凡有咎殃。宜加吾身。此蚩蚩者何辜。況其爲上天之稺子。警其不若。而煦嫗隨之者歟。用敢蠲潔身心。待大神之休命。惟神鑒之。

祀田祖祈晴文

下吏奉職無狀。其或罔恤民隱。上干天和。凡有殃咎。宜加厥身。小民何辜。半載勤劬。而忍令彧彧青畦。頓成茫茫白水也。春夏之交。雨澤愆期。日夜車戽。僅乃盈畝。下吏恭奉聖天子惠愛元元之意。虔禱於明神。遂蒙照鑒。五月廿三日雨。廿五日大雨。四野霑足。自是膏澤頻施。町畦流潤。秧苗布濩者。五萬餘畝。懸車放牛。人樂而歌。下吏亦得藉農夫之慶。報成於賢王。以慰厥憂勞。夫何比日以來。猛風震霆。驟雨猬至。田間盈尺。苗穉在水。如此不止。是無秋矣。嗟此芃芃薿薿。寸皆國帑所營。顆粒皆民命所係。苟無秋。尙有民乎。明神承天翊聖。以民爲心。未有不忍於前而忍於後者。仰觀風雲之色。似挾威怒之容。求所以致此者。而不得。必下吏之愆。貽害於良疇也。敢昭告於明神。其致天之罰。是震是殄。是淪是覆。雖九死以猶榮。毋兆

人之胥溺.

祭浭水河神文

水於畿東灤爲大至有江名.然無資於澆溉之利.惟沽亦然.以下通潮汐.陵糈藉以轉輸.故命曰運河.然其上盆涸無常.涸則糧艘不前.盈卽氾溢四出.爲田廬害.其最利於人而無害者.惟陡與浭.陡河灌田至數萬畝.雖有漫決.而闔淤所至.化瘠爲腴.秋稼所失.夏麥旋償.以倍蓰.且永成沃土.厥利無窮.唯浭亦然.而源高流盛.淤衍之力.較陡河所及愈廣.故夾岸百餘里.田皆膏腴.園圃連屬.聚落繁密.煙火相通.大者千室.小者亦數十百家.瀕河生齒之蕃.未有及此者也.獨灌溉之利.徐尙寶言之而未及試耳.皇帝四載春.怡賢親王奉命視京東水利.請於沿河一帶.建閘開渠.數十里內.無非沃壤.又言近河居民.引流種菜.千畦百隴.在在皆然.未見有利於圃而不利農者.是浭水可田.與陡河等.特彼先此後.措施以次第云爾.五年秋.水溢漫且決者數道.旋卽消落.而闔淤已二三尺.厥田上上矣.故令德茂妒前.又欲自委疎防之罪.方決時.請張其辭以聞.謂廬舍田園.無一存者.至震動朝著.聖主其咨.遣使齎金.馳驛振救.至則井里晏然.故令以虛妄斥罷.而還鄉河之名.聞者悚息.遂隱然爲畿東巨害矣.嗟乎.一夫造謗.名瀆衢寃.豈不痛哉.夫秦以涇饒鄭.以漳富陂.而決之.且溉且糞.長我禾麥.古人之用水.如此其勤也.然彼固濁流.壅培自其性爾.今浭水清泚.孕自靈泉.百折而西.其流可鑑也.一遇夏秋雨集.則噴薄驟瀑而下.水石泥半.濁漳同色.無砂礫之涸.有糞溉之饒.凡所瀰漫.畝皆獲倍蓰.畛畛原隰.惟浭實甸之.浭亦何負於人哉.且人

不能用水。水自爲人用。乃猶沒其利而獨張其害。蚩蚩者氓。亦忘其身享之利。而妄相翕附以爲害。此某之所爲憤惋而不平者也。今年二月。周行水次。追秉賢王遺意。度地於孫家鄧之南。建閘開渠。引流西注。作水田二區。計二百頃。圍圩周防。溝澮貫達。經始之時。疑沮者猶齗齗於河害不休。予乃辯析端末。授意於令尉。俾播告於有衆。令鴻俊。清彊有遠識。尉文標。久於任。習其土與人。爰破羣疑。而毅然卽事。以三月某日起工。圍溝既以次告竣。六月某日。閘始成。筮吉引溜入渠以灌。禮宜虔告於河神。於是設位肆筵。刑牲饌醪。召伶侑享。簫鼓既作。使者某率賓吏髦耆。載拜釃酒於河流。復昌言河之爲利於民者。普且渥。而無有少害甚悉。宜永念崇報。揄揚神功。神其益錫福爾。有衆自今以始。水土沃潤。風雨以時。黍稌咸登。災害永息。髦耆皆恍然若寤。稽首而言。今知河之未始爲害。吾儕小人。食其利而不覺也。於是合辭致祝於大神。維神聽之和平焉。

家祭文

嗚呼我父。一去何之。胡不來食。胡不來息。棄捐所愛。今更依誰。神去形留。呼不我聞。哭莫我知。白頭老母。形影相隨。六十二年矣。總不憐兒。胡甯忍斯。嗚呼我父。歸來歸來。無俾久離。雞鳴聲咳。枕上聲來。今也寂然。寢門夜開。朝問何欲。何飯何羹。今也誰御。旨酒空盈。宵燈半焰。琅琅彈詞。今也闃然。夜香裊絲。嗚呼。一音一容。結於兒心。恍然在目。忽不可尋。暮往朝來。歷旬已二。朝呼暮盼。兒父不至。有去無歸。終焉永棄。夙昔瞥見。笑語儼然。頃所疾苦。今已盡蠲。舉箸而食。兒侍於前。孰知是夢。我心瘳焉。俄而驚覺。臥於棺側。欲

尋所見。如電如煙。嗚呼哀哉。父不來矣。諸孤煢煢。不我哀矣。在天在泉。或歸故鄉。空徘徊矣。吉蠲爲饎。我精誠。醪酒以灌。燔香以升。於戶於祊。於室於庭。天屬綴心。甯不我顧。甯不我復。而不綏我以希微之聲與髣髴之形。

祭怡賢親王文

嗚呼天乎。以我王歸。胡甯忍乎。奪我仁賢。孰依孰庇。失我師表。曷則曷傚。於是衡感者懷不盡之恩。訓德者慕無窮之義。莫不繹思善美。寫其哀忱。言以人殊。疇能殫盛德之大全哉。然容光不足窺日月。未始非其明也。勺蠡不足窮瀛渤。未始非其水也。則亦各悲其悲。各言所言而已。某等固吾王水利之僚屬也。三年秋。直隸水上惻然軫念。發米數十萬石賑救之。猶以爲水利不興。水害終以不去。特以屬王。親歷相度。而某等咸託後車以從。當是時。積潦徧野。且數十百里。原隰皆莫辨。卽訪之父老。亦但能呻吟言水狀。究不知其害之安在。吾王超然遠覽。或溯流以窮其源。或因端而識其委。慨然謂某曰。吾知所以治此水矣。隘者吾擴之。容淺者吾分之。減塞者吾疏之。通漫者吾攝之。注如是而已。南有二泊。北有兩淀。千流萬派之所停蓄而游衍也。漳入南泊。而五溝成倒灌之形。滹入北泊。而七里口絕歸淀之路。漲溢四出。任隆甯晉之間。無甯宇矣。自穆家口開河四十里。而南泊北流。黃兒營之上村浚拓千餘丈。而北泊東注。二泊疊相傳送。積漲頓消。沮洳爲田。不可以數計。此吾王之功也。西淀以趙北口爲咽喉。東淀以石溝台頭一河爲脈絡。趙北口橋座梗噎。而白羊豬龍之水不東。石溝台頭清濁駢闐。而七十二河之流不北。泛濫無歸。

決隄潰岸。上自高陽。下至文安。皆被其害。自橋道增修。而咽喉始利。永定改導。而脈絡全通。濱河數十州縣。處安瀾者。於今四載。此又吾王之功也。是隘而擴之之效也。西淀濟決。無涯之水。畢納於玉帶一河。白衞二河奔騰浩瀚之流。爭趨於三岔一口。而淀河挾子牙永定悍濁湍悍之勢。復來會之。所謂驅萬馬於方軌。欲無迸逸橫奔。豈可得乎。於是開中亭河。分枝入淀。用洩玉帶之餘瀋。滄青減河。拓筐兒港舊壩。別道歸壑。不爭三岔之隘。支港多則經流減。尾閭暢而宣洩疾。民生運道。均有賴焉。此又吾王之功也。是羨而分之之效也。玉帶東來。至苑口以會同名。言羣流之所匯也。又東至蘇橋。分爲三汊。台山一汊。受中亭之委而歸勝涝。趙家房一汊。亦於勝涝合流。其沿隄一汊之自石溝來者。復與之會。而畢出於台頭。自永定入淀。勝涝河久已絕流。石溝台頭一帶。咸成斷港。茫茫淀水。無復經流。閭閻爲河。三年決大隄而南。文安城郭。僅如洲渚。用是開勝涝河。以導三汊之歸。挖石溝台頭之淤。以通達津之路。洋洋清駛。高下攸分。數年以來。黍稌被野。杭稻與菰蒲並茂。是塞而通之之效也。此又吾王之功也。濡沱決於州頭。播爲九股。漫流於東鹿深冀之間。民不得畊。行旅幾絕。乃審流面勢。自第四溝疏引。循古河而注之滏水。滹以永甯。豬龍河決柴淀口。奪流而東。漫及鄚州。驛道爲澤者十里。既浚其淤而塞其決。復於下流之出岸村。建壩開河。而奔突之狂瀾。始弭節安流而北去。乃若牝牛河漫流於良涿。鳳河漫流於通武。鮑邱窩頭二河漫流於香寶。皆壞民田園廬舍。不可勝數。乃各爲河以攝而注之。俾散者有所統。而氾者有所歸。此又吾王之功也。他如修隄以資防護。作壩以裨節宣。築道以通行役。凡有關於利病。無不力爲興除。蓋自受命。以

迄於今。慘淡經營。心未嘗一日不在河干。夢未嘗一夜離水次也。正月間。以青龍灣新工議未定。又不能力疾往視。徬徨廢甯。已乃喟然而嘆曰。本閫偏治諸河。使盈縮操縱。在吾掌上。豈期一病沈廢。已矣何言。某等聞之。竊訝其語之悲。而不料其竟不復起。斯言遂成遺恨也。豈不痛哉。至於營田之事。與水利相爲表裏。而較水利爲倍難。土曠人稀。則召墾難。民愚習惰。則慮始難。地方官膜視。則觀成難。浮議旁撓。則任事難。以故歷宋元明屢舉屢廢。未有毅然必行。如今日者。吾王獨以水害不去。則田非吾田也。尙何營。水害去而營田隨之。則溝渠洫澮。濬畝距川。無往非所以行水。卽無往非所以分水也。水聚則害。水分則利。水行則利。水壅則害。一川之水。散爲百溝。一溝之水。散爲千畝。常恐其不足。而何患其有餘。南人爭水如金。北人畏水如仇。用不用之異也。吾使之用水以爲田。卽使之用田以分水。田成而水已散。利興而害乃去矣。是故巡視水利之時。已占度營田之地。後湖、湖也。疏泉可田。大般淀、淀也。開河可田。天津寶坻、陸種之區也。引潮可田。任縣甯津、蛙螾之藪也。圍泊可田。於是分局委員。授以方略。水高於地。溝而導之。地與水平。壅而溉之。水卑於地。車而升之。圩埝以防霖潦。閘洞以備蓄洩。其法固無乎不具。復列條例九則。丁甯而告誡之。人各賦功。四年之間。田成數千頃。秔稻豐成。米價頓賤。賤恐其病農也。奏請發帑收糴。歲至十餘萬石。則營田之效可睹矣。於中不無游惰之農。險邪之士。及不肖官吏。造作浮言。逞其私臆。賴吾王之明斷。確然不回。是以有成功。去年正月廿三日。謂逸選曰。直隸之田。所營纔十三四。何以欲速爲。因指中亭河圖而示之曰。此皆可營。特八年九年事耳。顧謂陳儀。汝縣隄內可田。吾向言水涸。當與籌畫。今其

時矣。建閘引水。自高及下。層分遞灌。量水力所及而止。亦不須洩水河也。但得吾親往指示。乃可定耳。嗚呼。言猶在耳。遽成隔世。規畫未畢。宏圖永已。千古之痛。曷有極哉。嗚呼。某等碌碌下中。年來黽勉從事。幸無隕越。獨以吾王在耳。今王逝矣。雖某等累百輩。曾何足以爲有無哉。吾王虛而明。靜而定。見善如不及。愛才如恐失。雖一言之當。必採而納之。又咨嗟而激賞之。故羣策羣力。莫不樂爲之用。懸朗照於物外。燭誠僞於幾先。雖有深奸隱慝。莫不折其萌而發其伏。故懷邪者懼。事來有萬。我應惟一。以一應萬則紛。以一應一則閒。靜故無不理也。物態無常。我心有主。不逆而與之爭。甯徐而制其後。定故無不勝也。以此御人。何人不服。以此集事。何事不立。此皆某等之所親炙於王。而王之所常以教某者。瞻慕徒深。忽焉在後。雖不能彷彿萬分之一。而言提其耳。言示之事。載色載笑。匪怒伊教之音容。悅然在目也。某等何以爲情哉。回憶始事以來。追隨道路者。非朝伊夕矣。車騎所至。誡長吏不得出境迎謁。一見之後。立遣回署。勿致廢事。其才且賢者。密薦達之。尤禁供億擾民。薪茹芻豆之需。必倍償其值。民皆利之。負販相從。所在成事。將弁卒伍。列隊送迎。則較其騎射。揀拔材伍。而兵丁之賞。動以數百金計。以故文武軍民。感激顒望。惟恐吾王之不涉其地也。其於某等。顧遇尤深。授館授餐。恩意稠疊。或當朔雪迷蹤。大川橫夜。則探騎導夫前路。榜火戒其舟航。常待至夜分而不寐。嗚呼。此豈分與禮之所應爾耶。乃至司屬隨從。命彼華舟。工員疾病。賚之藥餌。吾王愛人之深。恤人之切。多有出於其人之所不及料者。身受之而心不能安。心感之而口不能述。而吾王猶以爲未至也。嗚呼。某等何以爲情哉。計惟水利營田。爲吾王未竣之業。亦吾王未釋之

心某等自茲以往遵奉成模罔敢失墜仰承遺志罔敢怠遑殫力竭誠如王之在冀以稍酬恩遇於萬一然亦望吾王牖而啓之默而佑之神爽匪遙夢寐之間或庶幾一遇也嗚呼痛哉撫今追昔肝摧腸絕揮淚陳辭惟吾王鑒之

祭李又玠宮保文

嗚呼公乎竟止於斯耶公抱不世出之才負邁往無前之氣際非常之遇居得爲之位當無諱之時上之倚公正殷民之仰公方切公之所以孜孜然忘夙夜遺身家思以上報吾君而下濟吾民者正未有艾也而竟止於斯也耶八月中浣公以聖節來覲見公於邸第公迎謂之曰自子之別如有所失蓮池之游予亦不復再至言下惘然將發前一日過我荒齋階前日影移數磚猶款語流連而不去嗚呼秖此一見遂成永別也豈不痛哉某以去冬十二月廿一日至會城聽命於下執事當是時羣疑騰聲衆嫌匿迹咸謂公且吏畜之束縛而馳驟之某獨以爲英雄之度詎不能容一老措大而以勢駕馭之公必不然則徑以故人見公果欣然握手敘平生歡授館蓮花池問遺之使踵相接也每官僚讌集必躋之賓客之右某乃得抵掌伸眉與公論古今人事或及河渠利病公未嘗不撫節稱善嗚呼人生知己實難耳而見知於大賢尤難夫以公之才與公之氣以公之位與公之時可以芥視人流顛倒羣品況以某之數奇形孤爲時所棄而淪落部下者乎乃獨愛之惜之禮之重之雖抗節而無嫌聞流言而不信某平生得此於人者蓋寡每一念及未嘗不感激流涕也九月望後作書貽公並以紀夢詩奉覽尚欲褰裳裹足爲上谷之游續

建池之會未辱還答已而微聞感寒小疾知氣體素精強自可不日瘳除不以爲意旬日之後有傳公引疾求退者上已勉從其請心竊疑焉公受遇三朝不由汲引殊恩異數邁於等倫所以忘夙夜遺身家誓以圖報者何如其至也而忍以旦夕霧露之感輒求罷閒以自便乎聖主養茲元臣以爲憑翼何如其重也而且畿輔徧災上勤宵旰中澤鴻雁賴以鳩安又何如其急也而肯聽其罷閒以自便乎此傳之者妄也乃求邸報閱之則良然於是疑且駭滋甚馳一介之使持尺一之書候起居問加損於鈐下詎知拜緘之日卽公撤瑟之晨也哉嗚呼人孰無死獨惜公之才氣既不可一世而遭時遇主得位行志又汲汲如恐不及且年方五十有二氣體精強則殫其所蓄宣之爲壯猷發之爲訏謨以翊聖朝之運者伊於胡底而乃竟止於是也豈不痛哉或謂自古以來剛必折廉必挫盡言者府怨翹立者標人公之離羣絕類危行危言蹈天下之至難攖物情之所忌二十餘年矣結契聖明功見言信寵方渥而脫屣身既逝而餘恩飾終之典無已有加焉不已善始善終哉自古忠賢竭節忘身或顚躓於半途或齎志於末路留憾史册者曷可勝數而公獨若此亦復何恨嗚呼公則已矣惟是朝廷悼一柱之傾蒼生缺爲霖之望而平生舊雨銜哉窮途保全晚節如某者聞公之訃不能不拊心而長慟也衰疾交攻潛然伏枕動輪執紼力所未能遙奠生芻西望心折惟公鑒之

北地同學公祭安溪相國文

嗚呼寓內之人仰公若華嵩公不自知其高也雖芻蕘之賤苟有一言之幾乎道無不降心以相從然而

懷私者望門息影悅利者聞風掃迹是以招賢之閣夐乎縹緲之峯寓內之人望公猶滄海公不自知其大也雖羈孤之士苟有一技之適於用無不推誠以相待然而望洋者莫得其涯躍冶者莫出其範是以有容之量渺若百川之匯從容乎朝廷之上非有危言厲色而人心懍然若有所嚴憚而不敢放逍遙乎道德之鄉未嘗戶說人喻而士氣勃然若有所鼓舞而不能忘嗚呼公之係朝野之重者如此而今已矣況吾黨之親炙實手攜而事示進之忠信以立其誠厲之退恥以明其志務達其材俾可爲天下用而無取乎無能之文與阿世之智雖未能有所成就而受大匠之繩削聆眞人之謦欬蓋亦油然而不忍自棄胡奪我公則不我遺俾莫達莫遂嗚呼公之文在帙也誦之而心與口之間盎然元氣流於音響節簇之餘若源泉之汩以溢也公之言在耳也繹之而辭與意之表四通五達絲引脈貫粲然若果蓏之理也嗚呼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公之高深廣大書與言之不能傳者已與公俱沒固非吾黨之所能心稽而意致也麟鳳之嗟山木之悲有心者之所同然而自悼其失所依歸終無以與聞至道斯所謂人亡而殄瘁也嗚呼哀哉

公祭梁少司農文代蔡大宗伯

嗚呼公乘間氣誕降高門巍纓三葉際會風雲峴碑載德燕然勒文撫降去殺有勇能仁閥閱攸興家兒克稱綽有父風無甯餘慶才授自天忠作於性小試士元驥足難竟雲司發軔績懋秋官一麾出守飲水十年擢司鹺政江淮之間國賦充盈晉掌畿闔政簡刑清民懷吏憚名動天顏恩隆晝接間呈妙技遂穿

楊葉春入華林金鞍抱月經文緯武右有左宜來旬來宣二東是綏泰山之陽滄海之湄甘棠志愛鴻渚興悲期月三遷建牙西粵峒雨蠻煙雕題鳥舌播德宣威皇靈震疊同文齊俗平章和協帝嘉厥績試無不可旋移福曜照臨江左寬厚和平玉音遙播若覲天威揭之中坐服膺允蹈政泯競綵後樂而樂先憂而憂以今擬古文正爲儔民溺是拯力捐鶴價公已來朝不忍中罷鑿卷成河怒濤分瀉萬楫千艘安流東下甘泉人覲寵錫頻蒙來衝臘雪返趁春風民擁馬首喜歸我公旋膺內召遷少司農聖朝懷遠屯田首務不以充國而誰可屬祖帳青門淒然滿目詎謂永訣公遂不復忠義激發慷慨直前於時力疾何惜軀捐黃河暮日白草連天既至屯所旋開陌阡指揮丁壯親投礫石彌望荊榛一朝全闢厥畝畇畇其耕澤澤公瞻培塿起復平沙指示將佐風鳥雲蛇魚復八陣是耶非耶惟公所藝歲稱大有麥秀雙岐禾易長畝蝗自何來遙遙飛走物則能感數不可延星芒墮地箕尾歸天某等交公歷有年歲公瑾醇醪飲而心醉撫今歎逝慟倍黃壚聊陳絮酒挽厥雲車嗚呼生寄死歸公復何恨國爾忘家人臣之分英英白雲來歸帝鄉千秋不朽名列旂常尚饗

祭梁會庵明府文

穆穆我侯敬明其德友則因心孝克似式翼翼其顏溫溫其色秉是正直孔武有力載分符竹迺宰巖疆過我京邸飲我豆觴歡若平生嘉言孔彰諏咨民瘼結軫如傷下車伊始田疇瀰澤人其魚乎侯不安席傾橐金千制水車百以注之河日減數尺平流淺瀨秔稻是宜所獲十千歲以弗饑轉凶爲豐維侯粒之

人飽而歌。聲達京師。太常黃公知侯最悉。日治祝阿。循吏第一。賑饑活人。富青州匹。善無近名。仁心爲質。維誠動物。昭格於天。恆暘步禱。靄澍沛然。嗷嗷之衆。以侯爲年。蠲徭薄賦。省訟宥愆。吏不下鄉。民不識吏。雞犬夜靜。廳事晝閟。官民相忘。桑麻日遂。鷙悍潛移。四境無事。今之吏治。矜廉炫明。取快一切。禁止令行。如侯所爲。無得而稱。日計則詘。月計則贏。道如國醫。培滋元氣。猛劑毒石。養生所畏。凋敝之餘。懷柔爲貴。豈弟君子。民之攸暨。維予與侯。相知頗深。人覩其面。我見其心。恥鶩進取。懼媿影衾。遐哉邈矣。近古軼今。胡天不弔。奪侯之速。則不我遺。民之無祿。瞻仰昊天。輟舂巷哭。靡瞻靡顧。公歸不復。嗟予與侯。分手幾旬。將軍西第。坐忘主賓。聲欬在耳。已隔前塵。懷賢感舊。哀倍人人。維去載冬。扶匶遠至。侯出迎郊。旋臨喪次。矜我鮮民。慰唁周致。大事克襄。緩急之義。趙璧未返。不甯朝夕。跳身京雒。上下求索。游踪蓬轉。浮生駒隙。未獲執手。此恨曷釋。嗟侯正直。沒爲明神。義無相負。應鑒予眞。灑淚陳詞。沼蘩澗蘋。幽明永隔。來格來歆。嗚呼尚饗。

公祭朱潔臣孝廉文

嗚乎。天津之水。大海在其東。百川萬壑。爭流競匯。而中州清淑扶輿之氣。於是焉窮。其沐日浴月。吞光吐景。浩蕩靈奇之所孕育。魚鹽蠃蛤貨貝之湊。不能獨當也。必有瓌瑋絕特之人。如韓潮蘇海。擅一代文章之事者。出乎其中。而君於是乎鍾神毓秀。集於厥躬。故其發爲文辭。渺瀰空曠。不可爲涯際也。縹緲塵外。如三神山之可望而不可通。當其怒潮夜湧。靈濤山立。鯨抃鼇擲。足以駭心動魄者。固已極文章之變態

矣及其荒忽幽寂令人之思議俱絕者而神忽忽其來會也又如伯牙候成連於海上山林杳冥情移心悲而不見其刺船而來迎惟其所得於己者技進乎道故齊得喪忘毀譽雖陋巷縕袍蕭然有以自適而千金之到眼也如糞土二豪之在側也如蟻蠓斯人而使之得志足以黼黻皇猷潤色鴻業甯非吾道之隆夫何一舉悤子數奇沒世憤劉蕡之下第嗟李廣之難封生既阨窮死尤索莫獨其文章之不可磨滅者雖埋沒淹抑而熊熊光氣上燭斗牛之宮某等情深蘭譜誼切梓里或親奉周旋或遙欽芳烈聞君之奄忽莫不咨嗟洟涕悲來填胸然而可爲君慰者娟秀拔地有眉山之兩峯而長公之才軼羣絕倫我輩當避此人出一頭地他日繼君之志而用其所未足所謂嗇於身者其後必豐醵以絮酒助以挽郎其情之不容以已也哀薤露而怨蘭叢尚饗